

文 學 叢 刊

桓 秀 外 傳

楊 剛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桓 秀 外 傳

楊 剛

目錄

薑蕙（代序）……………一

桓秀外傳……………五

黃霉村的故事……………八五

薑 薤（代序）

一個朋友對我說了一句話：

『你不敢歌唱你的苦痛呵！』

一個有着大愛和深心的人，却是輕鬆的唱出了這樣一句殘酷的話。我對他說什麼呢？我沒有回答一個字。

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母親；能有一番貴族心情所愛好的美與愛；能夠隔絕一切人類尊嚴所不容的侮辱，輕視，厭惡和嘲笑，而結果只是一名荒寂剝露的窮漢，這些都是可恨的，但是又有什麼可恥，有何可怕的呢？

我愛吃薑，愛吃薤，愛吃苦菜，還愛吃苦瓜。我把牠們吃下去了，難道還肯再吐出來麼？

我心上沒有笑，但是我也不肯流出眼淚。心的容量是可以更宏大一點的。

言語有什麼用處呢？文字和詩歌豈不都是被縛住了的徒手？再用這雙徒手來演唱自身的苦痛，那我只有對自己掛上長臉的笑。

我不願講那些習聽的語言，那些習見的字。我不能說把自己的苦痛融化在人類的苦痛裏面。在大音大樂還沒有成爲人間普遍的感受以前，市人的言語被管絃謳謳壓下去了，人類的苦痛經到我的心上來時，已經帶了化石的成分，並且究竟是到了心上還是在皮膚上面，也還不是最精深的數學家所能量出來的。那麼，我爲什麼要在自身的無能上面，加上可笑的輝煌？

我曾經看見在我們流血的土地上，排滿了無聲的，鬱割了的屍身。牠們一排排，一排排的展伸出去，一直排列到我的眼線所能達到的地平線上。牠們像海浪一樣的排接不斷——然而，海是會呼嘯的，海是會震盪的呵。

於是我望着浩蕩的，騰湧的大海，望着牠狂烈的奔流；我望着地平線外，我又望

着山頭的那一邊；我望着海上惡兆的烏雲，我又望着烏雲背後的太陽。我想：

他們是會跳起來的，會跳起來的。

這冊子裏有一些瑣碎的小人間。我沒替牠們加上一些什麼，也不會給牠們一點眼淚。牠們不過是那些固執的躺在流血的土地上，不肯退讓的屍身們中間的一兩個。我也想，牠們是會跳起來的。

那麼，對自己我還有什麼話可以說？我只有重複兩句永恆的語言。

『夫惟聖哲以茂行兮，苟得信此下土。』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六日。

空白页

桓秀外傳

桓秀是柳河村的一個女孩子。她自己有一個家，另外還有一個將來的家。要是從她自己祖宗三代爸爸媽媽的家一直寫下來，替她寫出一部生老病死喜怒哀樂的細帳，恐怕我這隻筆尖都寫扁了，還落得讀者們流出呵欠眼淚。一個女人的熱鬧故事總是要跟出嫁兩個字連在一起的，不管是公開出嫁也罷，自己偷着出嫁也罷。如果把黃花女兒在爸媽跟前撒嬌的花樣拿來寫傳，起碼那女人總該是某種字號的英雄吧。可是我們的桓秀却不過是一個小村子裏有大眼睛和烏青閃亮頭髮的鄉下姑娘罷了。她跟這村裏所有的姑娘們一樣，扁擔倒下來的一個「一」字都不認得。她會繡一手好花鞋，可是從來沒福氣自己繡一對花鞋上脚穿，她會在打穀場上搬起連交來打穀，打得又溜刷，又勻細，連交扒子翻來翻去像一條魚跳得那麼歡，

可是她從來不能夠在衆人面前站起來，講一句清楚話不紅面孔。其實她從來就不曾在一大堆人面前講過話。有話警得臉青脹，手指尖發麻發抖，眼睛像劍刀刺人，她也還是說不出什麼話，並且越過越像啞吧，只會低頭鼓起嘴。這樣一個女孩子就是鄉下頂平常的秀才都不會犯上什麼心眼去爲她查考一番世系，研究一番她的家庭教育環境，分析分析她的遺傳血統，再來寫一部有關世道人心的大傳的。因此，這一段小小紀事，也不過只有稗官野史之意，偷她那點小小男女花樣，辛酸苦辣，來望望一隻人生的小小角落而已。從她生活熱鬧處開始，正爲人間所要的只是熱鬧。好像把一個搶奪民衆，危害民國的異類份子拖去槍斃一樣，其熱鬧是同樣爲人類所賞識的。

要講桓秀，且先講桓秀將來的家。

桓秀將來的家是一所門前朝着一條小河的白粉瓦房，房子是瓦蓋套瓦蓋，一連好幾進。大門是八字朝門，粉刷的也很白，左右一邊一蹲麻石鑿的馬，馬背拱起把

馬頭都壓到馬腿肚上去了。另外還有一對圓麻石鼓子，粗粗雕着一道連環圈子的花紋。就因為有了這兩對啞叭東西，鄉下人都說劉三爹家祖上是有功名的，很多人都羨慕桓秀。看見她在河裏挑水的老太婆們就對她爹說：

『把姑娘養嫩點，老屈頭。將來到她家裏還怕沒人服侍不成。』

桓秀爹並不理她們的話，桓秀心裏可是聽了這些話就開花。她總是躲在堂屋背後柴間裏聽鄉下人講她將來的家。她自己到河邊上借故去摘柳枝子，就帶便偷偷看看那個八字朝門，把兩對麻石馬從老遠望了又望。八字朝門總是關着的，桓秀又不敢多看那側邊的籬笆門。每回看見籬笆門那邊有個少年人把褲腳捲上了大腿跨出那籬笆門來時，她就心裏亂跳亂跳，別轉臉走下河去。

八字朝門老關着，因為門裏面那個門樓已經變成了堆牲口糧食的地方。喂牲口的簸箕，糧袋牛鞞等等都堆在那裏。過了天井到了堂屋就是神住的地方。人除了過年過節不到這裏來。有時來就在這堂屋裏神的脚下鋪起曬墊霉豆子。

黃豆蠶豆先蒸煮熟了都在這裏用大曬簞攤開，上面蓋上構樹的大葉子，蓋得又厚又密，一絲不通氣，好讓豆子霉爛，霉了之後就加上鹽，裝進缸，再加上濃黑的茶水，拿到太陽底下去曬。

堂屋的右邊現在是劉四爹和他的一家住着。劉四爹和劉三爹吵了架，發了血盆大咒，兩家誓不相往來，所以關於桓秀將來的家的悲歡苦樂和劉四爹是遠到像隔山人家一樣的，這倒省了我們的事。但堂屋的左邊可不那麼簡單。

左邊正間房恰好住着桓秀將來的爸爸，劉三爹和屬於他的一切，那是說他的老婆，他的丫頭，以及他的房地契文、帳簿、錢櫃、租戶冊、菜圃、竹園帳冊等等東西。他的丫頭原是他老婆的丫頭，住在房間後面的拖間裏的。但爲了或種緣故，這丫頭竟也不得不在他房間裏日夜侍候他，說是因爲他夜裏算帳算得太晚，要有個年青人倒茶倒水，捶腿擗腰，以及弄東西消夜。這房間外面是一條橫的過道，走下過道就是牛欄，牛欄外面是劉三爹的大廚房，在交租交糧，割穀打場的時候，這廚房裏總有三四

十人吃飯。

廚房外面過天井還有一個小院子，劉三爹叫他的二媳婦帶着她的小兒子住在那裏。雖然他的第二位少爺是在陶家垵替三爹主持一家藥鋪，並不能常常回來，三爹却不許他把老婆兒子帶去。

『把李娃留在家裏。少年人身邊有不得女人。一有了女人就變得不是東西，錢也不在心，事也不在心。我老子不容易弄起家鋪戶來，你不要帶個女人去把我的弄塌台。』

有一次，三爹卻又說了別的理由。那是他對他三媽講的。

『我一個鋪子在他手裏，他女人去就會霸佔了我的。』

二兒子一年只能夠回來一趟，別的時候都是三爹自己到陶家垵去。他除了看租看地下鄉以外，逢五月初五、七月十四、八月十五都要親自去藥鋪裏查帳，查點清結了的帳簿，他都親自帶回來鎖在他的箱裏。等到年終二兒子回來時再拿出來作

一番全年總結，等兒子結完了帳，急急忙忙起身出去找他女人兒子時，三爹就抱着烟袋斜起眼看着他走出去，從鼻子哼的笑出一聲來說：

『黃皮子，塌鼻窪眼睛，虧他當寶貝！』說的時候，他就騰出一隻手捏那捧着一盃湯元的大丫頭的下巴，將她的臉高高舉起來，拖她的下巴來就自己的嘴。不到半路又撒下手來給那丫頭圓圓飽飽的臉龐一個嘴巴。那丫頭是明白的，就知道這嘴巴是一套頑意的開場。

三爹的大兒子却比較老弟有福氣。他現在受雇在王家莊一家榨場裏當管事，他不把老婆帶在身邊，也不受他父親的管束。三爹每日生氣說大兒子不顧家，不帶錢回來，常常吩咐大媳婦說：

『你們做女人做的什麼事？管住你男人一點。自古說「妻賢夫少禍」，你看他在外面自由自便，專門在女人身上下工夫，看你將來過什麼日子！』

這樣，他就把大媳婦送到他兒子那裏去了。信上說：

「近因老父身體越過越不濟。你不但不能養老父，反把婦人小兒交與我管，是太無良心。今送去汝婦人小兒，大家做事，不可白糟塌糧食也……」

三爹把大媳婦和孫子送到王家村去之後，就再也沒得到老大的消息。他並不肯放棄他對於兒子的權利，所以下鄉時，還要特地到王家村榨場裏去視察兒子的情形。走到兒子家裏在神主底下第一把交椅上坐下來，吃着大媳婦親自宰的鷄，煨的鷄湯，把大塊紅爛肉朝嘴裏送。大兒子也坐在旁邊陪着，總是忙忙的把飯一扒完，一隻手正反把油嘴一摺，臉衝大門說一句「榨場裏有事」就跑了。關於他怎樣管事，怎樣落進賬，怎樣偷油餅，落油渣這些事，三爹還得盤問媳婦。媳婦那裏講得出這些事呢？反倒是把些大兒子睡私門頭，賭排九的事告訴他。他聽了就惡起眉毛來說：「誰叫你自己無用，連自己男人都管不住，還成個什麼話說！白叫我老子替你們操心。」其實他心裏私下就在想着私門頭的眉眉眼暗笑。

「姘私門頭！這雜種真他老子的兒子，花樣更多。」

三爹還有一位漂亮兒子，又白又斯文。走路腰是彎的，鼻子又高又尖，祇是頭老低着，却未免把那條好看鼻頭屈殺了。而且這兒子還常常有些咳嗽，有時候說有紅，有時候說是綠的。村裏人也曾傳過說這是個癆病兒子。三爹却絕對不相信，他說別人妒嫉他有了斯文秀氣的兒子，生怕他從書香上發跡。

『下流沒出息的雜種，他們懂什麼？縣裏邑上那個相公邑爺不是弓腰彎脊梁，那個不吐幾口豔痰？像他們挺胸霸道，這村子不就被他們的直喉嚨啃窮了的！』

爲這個三爹特地化了一百弔錢一年，雇了一位邑爺在家裏教兒子讀書，捨不得放他下田裏去。他自己不時還拖起三尺長的旱烟管去書房裏巡邏，書房就在他自己的房間對面，來往是很方便的。任何時候，逢他聽見書房讀書背書聲音低下去了，先生沒有了講書，問話，催背書等等聲浪，他就從自己的帳桌上站起來，換上一雙薄底雙樑鞋，輕輕的像貓一樣走出過道，背着手伸頭從布簾縫裏向裏面偷看，他不看兒子總是看先生。先生若坐在那裏看書，他就覺得上了當：『我老子難道是怕你

沒有書讀，沒飯吃的！』若見先生睜着大眼從椅上望天花板，他也是不高興：

『這雜種他簡直就不管學生！』若逢先生爬在桌上打瞌睡，他就把旱烟管在門框上一陣亂敲，同時大踏步跨進書房去，叫兒子報告今天背了幾首書，寫了幾篇字。他把兒子的書翻開來，照着兒子報告的首數來一五一十統算有幾多字，可以考查出先生究竟講了多少字數，和過去幾天的一比較，就知先生是否越來越偷懶，越來越白拿錢；寫字的算法也是這樣的。倘若他發現字數連續少了兩天，他就計算該扣錢了。三百六十五天一百吊除了五八臘三節放假三個月共八十九天不算外，實得二百七十六天，每天實合若干大錢，他就要把這兩天應得的大錢扣去。他最喜歡的是先生站在他兒子桌邊守着他兒子讀書。碰見這樣時候，他就叫丫頭拿點醃魚鹹蛋和一些乾炒米給先生消夜，有時自己還同先生喝一兩杯高粱。他會記起先生的書香身份來，親自給先生遞一杯酒，然後舉着筷子說：

『先生先請，先生先請。』

他看見他的兒子有時因為咳嗽，不能讀書，心裏很痛惜。就在喝酒時跟先生抱怨。

『都怪他娘，越來越糊塗！又把他着了涼。我看只怕得替他把媳婦接進來，倒底有個人照管，先生看呢？……嘿，那個孩子倒是一對黑烏眼睛，有骨有肉，精靈水活。在田裏太陽底下看起來，一條母牛犢子一樣的……是的呀，就是她。哈哈，那孩子叫人說起來嘴裏一包糖似的。該把她接回來呢。』

這孩子就是他將來的三媳婦桓秀。

桓秀將來的媽，劉三媽，大家都說是個旗人。她的臉長，鼻骨高，人也不矮，特別是她一雙脚出了名，叫做鮎魚脚，雖然也和村裏別的女人一樣用布條子札得很圓，可是一頭一肚都又圓又寬，足有六寸多長。劉三媽終年嚷着脚痛，別人還是說她的脚大，不像樣，壞了她一輩子，招男人不喜歡。年青時她白日裏總是在田裏，在禾場上，在井邊，在灶口面前，叫乾草豆梗燒得熱扎扎的烈火把臉皮都烤焦了，晚上常常給三

爹捉起頭髮打一頓，趕到牛欄旁邊去睡覺。現在年紀大了，身子也軟了，眼常常有些流眼淚糊漿。兒子媳婦一堆，三爹也不趕她去牛欄去了。她就做些晒豆醬，炒谷炒米，醃菜醃魚肉的事。家裏誰也不大注意她，她也不管別人。無事時就搬了她的針線盆子，架起眼鏡來在窗子口上坐下來，像在暗房裏找針那麼縫着衣服鞋脚。一面縫，一面自言自語的怨着這條衣叉剪得太長了，那顆鈕扣打得不緊，是扁的。

『這不是欺心嗎？這是欺人。』她就這樣喃喃的說。逢她的豆子霉壞了，醃菜走了風，她也是會這樣說的。

『欺死人不要賠的，欺死人不要賠的，這是什麼鬼在害我。』

她的兒子媳婦們都不理她，她又沒有一個女兒。三兒子待她算很好。從書房裏出來了，有時就弓着背一隻手按着胸口跟在她背後要她親自去菜田裏拔幾根生蘿蔔給他吃，或是當三爹不在家的時候，要她去別人家討些鴉片來給他抽抽。兒子說什麼，她就作什麼。兒子生病了，她就在書房裏窗根底下坐，把兩隻手藏在衣叉

底下，遠遠的望着，臉像木塊一樣，再不然，就自己拿一雙筷去堂屋裏無緣無故的攪拌霉豆，攪來攪去不停，好像那豆子裏面藏了什麼古怪東西，要翻出來，又好像那些豆子都是些爬蟲，在她心上爬着，擦也擦不掉。別人見了她就說：

『三媽，三郎是不是有病？』

『誰曉得呢？誰也不曉得是誰在害我。』她喃喃自語的回答，還是扒她的豆子。

『請個醫生看看呵。』

『叫我有什麼法子呢？我又不是不看他，我又不是不看她。』這句話她要重複說幾次，問話的人看樣子不對就走開去，她有時覺得就住了嘴，有時還是講她自己的。

三爹見了她就敲着旱烟管說：

『越老越糊塗。』他的東西不許她動，他的賬簿、錢櫃、票據箱子一概沒有她的份，偶然觸到了那些賬簿，她的手指會自己發抖，臉上變顏色的偷偷向門外望着，怕

三爹會忽然撞進來，好像嘴巴到了她臉上，穿了雙樑鞋的腳踢到了她腿上的樣子。

桓秀這個將來的家就田產來說，在村子裏足以說得上穿不盡，吃不盡。三爹有的是田。對河連官莊上好的水田，三爹有四十畝，一年收兩季稻子又肥又大。早年是三爹趕着他老婆兒子和長工自己種，現在是家裏長工種田，家裏女人們幫忙做場上的事。此外還有幾個別的村子，有的幾十，有的一百，水旱雜糧田都夠數。屋子後面一個大竹園，菜田，桑園，不種桑，專賣桑葉，除了這些農家本業以外，三爹還有一串債奴，還開了一家藥鋪。村子裏大家都認得劉財主。大家都覺得桓秀有福氣。有些村姑們到了春天裏不愛做事，專喜歡去土山上摘些紅野花來插頭，她們的母親就要拿鍋鏟敲着灶台罵：

『看你這樣懶，將來到人家去怎麼過日子！那個都是到財主家？難道你有桓秀那個福氣？吃的穿的備好等你！』

女孩子們就捧着大黑辮子遠遠望桓秀鼓眼睛。三兩成堆的由她身邊擦過去，

裝着沒看她的說：

『哎喲，不曉得我有吃的穿的等着我嗎？過門要做少奶奶的。』

有時候這些女孩子就偷偷一個一個來找桓秀，拉她坐在廚房裏柴堆上，臉靠臉小聲音問她：

『四喜說今天看見了他？』

桓秀立刻懂得這個『他』是什麼，就紅起臉來打嘴。那女孩子就要認真着急的辯：

『真的。四喜看見了的，高個子，黑的，打赤膊，腿好粗，好黑，她連毛都看見，說都是長毛。』

桓秀就低着頭從眼角裏看她，她好像自己看見從籬笆門裏跨出來的那個少年人。

『怎麼他們說是個讀書的少爺呢？那樣子還不是跟我們一樣？』

桓秀就嘍的一笑，小聲音說：『跟你們一樣！在家裏讀書，出外就種田，財主家裏都是這樣的。』

那女孩子就把臉一別：

『你怎麼曉得？未必你看見過的？不要臉！』

桓秀就把她一推，氣得說不出話來，胸前一挺一挺的鼓着，過了好一會，才嚷道：『是你自己說的。是你說的，是你自己先不要臉的，你還看見了毛。』

那女孩子就氣得一跳站起來，罵：『死不要臉！講自己的男人是少爺，自己是少奶奶，好，你就是少奶奶，還不曉得！人家都說是癆病鬼，就會死的，有什麼得意！』

桓秀也鼓着眼跳起來，抓起舀水筒就打，那女孩子就哭着跑了。桓秀媽走來罵，桓秀自己就生氣。她不相信『他』是癆病鬼。她覺得在家裏做少爺是那樣的，出來就不同了。她心裏想得喜歡，桓秀媽還是罵：

『……不曉得自己多大，人家要來要人了，以為你做一世的女兒，享福？不把這

些柴把都紮完把子，不給你飯吃！』

桓秀才又氣鼓的坐下來，心裏想：『享福，是享福的！』眼看桓秀媽一轉身，她就使勁把柴把子丟了，閉上眼睛把兩手支在膝蓋上撐住下巴想起事來。想着一會兒自己笑，一會兒縐眉，一時深信他是一個高個子，黑赤膊的大男人，他們兩個人會有一個好好的家，兩個人像兩根筆直的柱子把那個家頂着。他趕牛下田，她就鋤草，她到山上去牧牛，他就在家裏碾穀。她要養小雞小鴨來吃那些碎穀碎米，免得糟塌了糧食。但一時她又怕起來，她覺得那女孩子咒他是癆病鬼，生恐會應她的咒。心裏時冷時熱，隨手又抓起柴把來紮柴。

桓秀坐在柴堆裏紮了半天柴，心裏老是不舒服。她先頭把豆梗一把一把抓起來，把兩頭屈斷，用乾稻草齊中間一捆，就往灶旁邊一丟，做得是很溜刷，很起勁，好像豆梗都聽她話，像一匹小牛似的，她一牽牠們就過來了，到她手裏綿綿伏伏的隨她折，隨她捆，一丟就順順的落上了捆好的那一堆。現在可不那樣。她拉柴時就見柴枝

柴葉總是筋筋絆絆的扯不開，她生氣的去亂扯，把一大堆黃豆梗都扯散了，拉了一地，連灶門面前灰坑裏都是柴。她賭氣不紮柴了，站起來走到她媽房門口聽聽沒有聲音，便一溜烟跑到河邊上去，遠遠看見了那所平地一片的白瓦房，心裏覺得發亮。便檢了一棵大柳樹，站在那濃密的柳條底下朝瓦房望着。一時脚下聽見遠處有騰突騰突的脚步聲，她臉一紅，趕緊四面一望却又沒看見人。她抬頭看看那樹，樹枝又大又低，杈桠很多，初秋的柳條是和綠絮簾子一樣了。她再望了那白瓦房子一眼，見沒人出來，便急急爬上樹去，檢一處直叉出去的大杈子兩脚登開，一手攀着一枝樹杈背朝河望着。這是騰突騰突的脚步聲越來越近，却越來越輕緩，一個響亮的男人喚牛聲刷的在空中掠過，好像一道耀眼的電光從她眼前閃過去一樣：

『喝呵……』

聲音像唱歌從左手構樹和野竹林子裏傳出來。林子腳邊一時出現了一條牛的嘴，等牠轉上了河邊那條白色的道路，牠後面駝着農具的一個打赤膊的高高男

人也現出來，他的胸脯像小土山那麼隆起，紅得發黑，褲腳捲在大腿上面，大腿也是又紅又黑的，他穿着草鞋的腳像彈棉花似的在地上騰騰走着，兩條腿那麼一顫一顫的振動，似乎聽出有弦子的聲音。她細細一看，那黑黑的腿面上長滿了長毛。這個人臉額高，鼻子高，臉是光的，長得甚是秀氣。她見了他就忍不住心跳，記得是在那白瓦房右首籬笆門前看過他出來，也見他在河邊堤上走過。她心裏忽然輕鬆起來。她覺得這就是那個女孩子對她講的『他』。她素來就這麼想的。要不然，誰會有那麼秀氣一張臉？她有些害羞，腿發軟，便在樹枝上坐下來，用手支着頭一直用眼送那年青農人走路，好像自己也跟着他在走，好像那條白色的河道發着光亮，越走越寬，也越走越硬，後來就走到了那個白瓦房子的家，那個家裏只有他兩個人，後來她替他打水，他就把牛牽去洗刷，她站在他旁邊也在一塊濕布子替他擦着背上的汗，忽然她就會看見了他腋下的黑毛，她會用兩個手指把牠拈起來，像扭絲線那麼的扭着，弄得他發癢，他就會罵她，笑着扳她的手，把她推開。於是一羣公雞母雞會咯咯的圍

在她腳邊來，她就會說：

『哎喲，這些畜牲像餓牢裏放出來的呀。』

於是男人就會別轉頭去看小雞，求情的樣子說：

『秀兒，喂點食，喂點食，今年雞貴，我們多抱幾個小雞賣了好喂母猪。』

她迷迷糊糊的望着那男人牽牛走過雪亮的禾場，果然朝那間籬笆門走去，自己心裏撲通撲通跳着，好像自己就要跟他走進去一樣。恰恰走到門口就見那男人退了兩步，把牛往旁邊一順，籬笆門邊邁出了兩個年紀大些的人來。前頭一個穿藍布短褂，白布褲，褲脚用黑寬帶子紮着，頭髮剃成了個和尚頭，後頭一個嘴裏還刁着一管長的烟管，頭髮已經大半灰白了，剃了一圈頂上一大塊却留着，長得很長，朝後梳着，額角窄，三角眼很大，似乎很會稜起來看人的，下巴骨寬，所以臉也寬，很硬的嘴角邊，伸着兩疋尖薄鬍子。這人穿的紫花布對襟短褂，齊腰紮一條布帶，脚下的紫花布褲脚也是黑絲帶紮起來的。雖然老了，看着還是尖利精神的樣子。只是說話的神

氣不像高興的。他兩個邊說邊跨出門外，站在門外又談了幾句什麼，然後那藍布衣服的人，拍着胸脯子做了幾個手勢就走了。紫花布人轉頭看了那年青農人一下，哼了一聲說了一句話，少年人也帶笑作了回答。後來那老的把牛摸了兩下，便拿下烟管各自先走進去了，然後那年青人和牛也隨他進了那籬笆門。

桓秀一直看到他們都不見了，才嘆了口長長的氣，覺得無聊起來掉頭四望。她看見穿花布衣服的人正在朝去她家的路上走，心裏好疑惑。她認得穿紫花布褂的人就是劉三爹，她將來的爸爸，也認得穿花布褂的就是後村郭二爺，她的媒人，原來和桓秀爹認得的。桓秀爹因為跟兒子打架，把兒子氣跑了，多年不見面，不知生死存亡，兩個女兒又都不孝順，嫁到人家去不是給爸爸媽媽招麻煩，招閑話，就是不理娘家，所以沒好氣，不愛理人，郭二爺也少上門。現在忽然往牠家路上走，其中定有蹊蹺。她忙忙爬下樹來，彎過岔道，老遠的跟着。郭二爺果然到了她家門口就敲門進去了，桓秀緊跑幾步，將近她家後門，就望見了她家灶上的炊烟，聽見桓秀媽大聲喚着：

「桓秀！桓秀呀……」

桓秀跑到後門竹門邊，輕輕推開門，鑽到廚房裏去高聲應道：

「在這裏呀！媽！」

一面她就趕緊抓了些豆葉柴屑撒在頭上身上，坐在灶下添火。

桓秀媽由前面走進來罵道：「你個死丫頭，一錯眼就不見，火也不燒，柴也不紮，你跑到那裏去了？」

桓秀一面添火，一面說：

「我頭疼，我在柴堆裏面睡了一會兒，媽。」

她媽說：「見你娘的鬼，你在柴堆裏睡覺，我那麼大聲音喊，你都不聽見？」

桓秀噤了一聲不答話。過了一會，她才說：

「我頭疼得都暈了，媽，你看我像是病了嗎？」她掙起臉去看她媽。

桓秀媽說：「病了？怎麼就病了？快些添火，我還要切洋山芋胡蘿卜煨呢。」

桓秀覺得奇怪，故意又問：『媽，今天煨胡蘿卜作什麼？』

她媽說：『不要多話。』

桓秀又沒有聲音了。再過一會，她忽然站起來看看她媽說：『是不是郭二爺來了，媽？』

她媽看着她的眼睛，一面洗胡蘿卜說：

『你才說你病，你又曉得郭二爺來了，你這個婊子養的丫頭，真不是好東西。』

桓秀臉紅了，心裏却生氣，噉着她媽罵，可是不知說什麼好，便賭氣坐回灶門前去，大把大把柴往灶肚裏塞，把火都塞實了，烟便像山谷裏出霧似的從灶門口嘔出來，頃刻滿屋都是大煙子。她母親噙了幾口，嘴裏直嚷：

『秀兒，怎麼的？秀兒，怎麼的？』她的眼都薰出眼淚來，蘿卜也切不成了。便跑過去爬在灶門口，用手遮着眼簾，朝灶裏看，推着桓秀說：

『該死的東西，你又來使壞。得罪了你就該好的。看你塞一滿肚柴，這火是怎麼

得了？」

桓秀賭氣也不答她娘。自己站起來就跑出廚房去，心裏想：

「看你一個人弄吧，隨你，橫豎我不吃你的胡蘿卜。」她知道她爹媽不會讓她跟郭二爺一塊兒吃飯的，她心裏有氣，她想：

「我偏要聽，看你們弄些什麼鬼！」

她跑到堂屋後面站着，從門縫裏往外張望。堂屋中一隻木板桌，她爹坐在左邊，郭二爺坐在右邊抽水烟，兩個人都沒說話。

過了一會，郭二爺裝的袋烟把剩下的一點紙枚蒂在嘴邊呵風似的吹，吹了半天，見吹不燃，便把紙蒂子就着烟肚去吸，用很大的勁，吸了幾口才把紙枚蒂子順手拋掉，放水烟袋在桌上。回頭對桓秀爹說：

「三百吊錢，還要首飾衣服，不是容易事呢，二哥。」

桓秀爹不說話。

郭二爺又說：『只要兒女過去相安，你做老子的何必爭？』

桓秀現在的確明白郭二爺是在談她的事，她覺得幌動起來，眼前立刻是那個大男人，那個白亮的家，那寬舒的躺在河岸上的禾場，平得和鏡子一樣，她甚至於好像看到了她提着衣服——是那個大男人的衣服——去河邊石頭上洗。底下她爹和郭二爺談了些什麼她也沒聽見，就跑回她媽房裏去，抓着一雙手站在她媽床前一個黑角裏，遠遠看着窗口。好一會，才被她媽找來叫到廚房裏去。

桓秀出嫁的事情算是定了。日子照鄉下規矩定在臘月間，那是農人們大家休息的時候。她的爹媽忙着，她自己也忙着要作些衣服和針線，特別是公公婆婆的鞋呢，荷包呢，烟袋呢，丈夫的板帶荷包呢。拿了人家的財禮就越發得巴結點。桓秀倒不是那樣想的。她只是高興，只是喜歡作，好像她不是在做這些東西，而是在織一片很美的錦，錦裏面有她自己，有那個多毛的黑紅赤膊男人，好像他們兩人的腳前還有些小鷄小鴨，咯咯呷呷的走來走去。

出嫁那天晚上，桓秀被人家很鎮重的關住房門，扯掉了她額前的汗毛。那是用線絞的，整整的絞了三下算是開面，其餘臉上全部的毛都得候嫁了之後第三天才用一種鄭重的儀式再行絞去，並且把額上的短髮也得絞掉一些，好開出一個四方的額角來。

要那樣的手續完備以後，桓秀才算是一位正式出了嫁的女人，所以她對於這種手續很是歡迎，雖然很粗的線硬絞臉上的毛原是又麻辣又痛的事。以後她才穿上了老紅布衫子，在頭上蓋了一塊紅布被父親送進花轎裏去。一到花轎裏她立刻就停了哭，心裏敲着轎夫的脚步聲，似醉似夢的坐着。好像坐了很久很久，才聽見大鑼大鼓喧鬧着，鞭炮必里巴拉大震起來。她的心劇烈的亂撞，臉全部發熱，頭裏面像在走馬。她把眼睛合起來去聽外面的聲音，只聽見人聲嘈雜，一片嚷叫，什麼也辨不出來。人們的脚步在轎子外面跑來跑去，轎子動得很慢起來，也更平穩。從封得嚴嚴的四圍的轎縫裏，有了幾絲光線透進來，轎子的起落現在似乎是由外面限制了，節

奏不那麼一律。她模模糊糊覺出轎子是已經進了門，但好像又過了很大一會，才慢慢歇下來，這時候，她也聽見了女人們噤哩哇啦的聲音，叫那個，夾在各種人聲，金屬聲，脚步聲裏面，只是她什麼也辨不出，心裏急得很，想看一看究竟，不知是否跟她看人家過喜事時候的情景一樣。

又過了一會，噤哩哇啦的聲音才走近轎來。桓秀連忙驚醒的自己鎮定一下，把眼睛閉上，決心要學別的新娘子把頭垂得很低，眼睛不能睜開，她不能叫人笑話新娘子臉皮厚，不能叫那個高高大男人丟臉。她就是按着這種辦法走出轎的。

她被兩個女人扶到了紅氈上機械的磕着頭，但心裏還是忍不住要看看那個跟她一起磕頭的男人。可是她不敢側頭去看。糊裏糊塗的就被女人們把她捉進了一間亮得很的新房。兩個女人把跟的人都趕出去，房門關起來，這時她才覺得清醒了一些。她看見房間花花紅紅，床前一張繫了紅桌圍，點了香蠟的方桌上擺着兩副碗碟杯箸，她明白她和那男人要喝交杯酒了。她極想抬起頭看那個人，可恨兩個老

牽親婆却守在旁邊。直到他兩人被攙着交互對拜的時候，她才大起膽子來抬了一下眼皮。可是不中用，她只看到了那人的馬褂就再也不能看上去了，因為她的頭是低着的。就情形，那人好像不太高。穿的袍子，繫了套褲，脚下是青緞雙靴子，自然無法看見他的腿腳。

這事以後她便被扶到床上去坐着。男人出去了，許多在房門等熱鬧的人擁了進來。桓秀要發現她的丈夫是非等到這些人都鬧厭乏了，都散了的半夜以後不可的。

但是有誰知道她半夜的失望是怎樣的呢？清晨天還未大亮時，老牽婆走到新房裏去，發現新娘子還是昨晚的裝束，臉向窗外坐在窗口底下。她的臉青得發冷，眼珠定定的不會動，像呆了的。

按照鄉下的規矩，她第二天早上要出去拜堂。無論她的疲勞怎樣厲害，發現了

失望以後怎樣的煩惱氣恨，她還是被兩個牽婆攙着去作這許多事，但是她現在已經不像昨天那樣把眼合着了，頭也稍稍抬起來。

她被攙着給她的新爹新媽磕頭的時候，就聽見一個男人的聲音笑着說：

『哈，哈，三爹好福氣，取這樣漂亮的媳婦。』

『嚇，嚇，嚇，好說好說。』一面說一面他就走近前來，自己掌心對掌心摸着，好像很想看仔細又不好即刻那麼作的樣子，只是嚇嚇的笑，連連說：

『是好孩子，好孩子，胸寬背圓，好做事，是祖宗的福氣，也是我三郎的福氣。』說

時他走到了兒子面前，教訓式的道：

『這下更要用功讀書了。如今雖然不考秀才了，捐個洋學堂的學生做，也可以做官當差事的，說起來今日當差事的人錢比往日還要更容易賺——諸親好友看我這話對不對？』

『是呀，是呀，三爹的話那有不是的。』大家一窩蜂的回答着。又有人說：

『這也是三郎的命好，三爹的福大……』

三爹却像沒聽見的，對他的新媳婦用嚴肅的聲音吩咐說：

『你是個聰明孩子，好生侍候你丈夫。自古說『妻賢夫少禍。』三郎是讀書人，要做官的，好好替我保養他。日裏勤勤快快，多做事，你也是做慣了的，所以我家纔用得着你。』以後頓一頓，他又重重的說：

『我家裏不能養一個閑人！曉得不曉得？』說到這裏，他把新娘子的臉再看了
一下又溫聲說：『好生的過，家裏有吃有喝，也不要想你娘囉。』

桓秀低頭在嗓子裏應了一聲，她覺得像有一盤石磨落在她肩上一樣，心像變成了一灘黑泥。

在鄉下沒有新娘應該坐新房過好日子的。新娘們頭天晚上嫁過來，第二天早上磕頭，見長輩，見親戚。到了中飯以後，客人散了，每個心裏明白的新娘就應該下裝工作了。桓秀也是這樣的就開始了她的新光陰。

她自己坐在屋裏下裝的時候，三郎走進來了。看見她坐在新朱漆桌子面前，撒下了一整疋烏青綢子似的黑頭髮在梳頭，就慢慢走過去，身子一歪，腰靠在桌邊上，對了桓秀嬉皮笑臉的問：

『昨天晚上你怎麼不跟我睡覺？』

桓秀還是認生，她的臉紅了起來。她不好意思的愈發把頭低下去，一手抓緊了那大把的她手合都合不攏的頭髮，把牠的尾部打倒前面來，用一把粗齒的赭色漆的大木梳死命的梳。她完全不覺得面前站着的這人就是她的丈夫，就是昨天晚上和她關在一個屋子裏，可以和她睡在一張床上的人。她好像永不會認識這個躬背窪眼睛的尖臉小男人。她看見他的穿着白竹布襪和青緞直樑鞋的脚，覺得那不像人的脚，脚頸那裏再被用黑帶子將褲脚一繫，像兩根乾樹枝。

三郎那裏曉得她眼睛裏看到的東西，還伸出黃黑的細骨手指去摸她的臉，自己也好像不好意思，手指試試探探的伸過去，剛觸到她臉上，桓秀驚得一跳，忙把臉

別開，三郎的手指也反應的一跳，立刻縮了回來，三郎的黃面孔慢慢發青了，他生氣說：

「你爲什麼不理我？你看我告訴我爹去！」

桓秀怕起來，生怕前房裏有三爹在那兒會聽見，心裏急着，眼淚就流下了。三郎很得意的說：

「你不理我，我爹會生氣的。你不要看我不起，我明年就要進城裏去考學堂，考了學堂就做官，你敢看不起我？你敢！」他就呼的一下站起來，走到床前去脫鞋，叫：

「桓秀！把我的舊鞋子找來，這雙新鞋把我腳壓得疼死了。」

桓秀又羞又氣，只是不敢作什麼，就一手抓着正要緊紮根的頭髮起身替他找鞋，恰恰這時三爹嘴裏刁着長的旱烟袋走進來了，看見桓秀爬在地下到處找，房間又黑，她幾乎是伏在地上，抓頭髮的手也放了，又長又多的黑頭髮覆滿了她全身。三爹詫異的問：

『你們在弄什麼？』

三郎打着白竹布襪子的脚，說：

『叫她跟我找鞋。』

三爹看着兒子，心裏頗嘉獎他會駕馭老婆。但是他看見桓秀滿身長髮，好像從來沒見過的，恨不得走過去用手摸一摸，便叫道：

『起來，起來，點個燈來找。』

桓秀便站起來，低着頭，兩隻手交互的擦着去土。她的臉紅得豔豔的，兩顆大的淚珠在眼角閃閃的跳着，烏亮的水紋綢子似的髮絲從頭頂抹肩披下來，恰恰露出一條蛋圓的粉紅色的臉，和一對像白毛老鼠般羞怯的擦着土的白手，好像叫人看得透她的雪白的胖胖身體似的。三爹看得心裏發癢，心裏直喝采，却是又不好作什麼。他看見兒子已經從一隻櫃底下拿出了他的鞋一拍，說：

『看！這不是？亂找。』

三爹覺得他兒子捉狹，却喜歡他這樣，覺得將來只有這個兒子精明得用，所以看了他兒子一眼，就對桓秀說：

「鞋子已經找到，你就快梳好頭去做事。廚房裏東西多，都沒收好，你要去招呼。不要給那些趁火打劫的王八蛋發我老子的財。」

桓秀噁了一聲，三爹敲着烟桿出去了。桓秀也巴不得趕快走出這小房間，便忙忙把頭挽起來，在腰裏繫上一條藍布圍裙到廚房裏去。其實廚房裏已經沒有什麼東西了。碗碟都洗好了堆在方桌上，二媳婦站在廚檯背後弄什麼，她的四歲兒子拉住她背後的衣角，看見她進來便叫：

「媽，新三嬸娘來了。」

二媳婦回頭一看，急急不知弄什麼，以後把一隻扁鉢放進旁邊碗櫥裏去。桓秀似乎有些明白她在作什麼，她不好走過去，把那些碗碟望了望，說：

「姐姐，這些東西收到那裏去。」

二媳婦轉過她瘦削的身子來說：『那還要請老頭子來查數的，你不要動。你去挑水，缸裏沒水了。』

桓秀找到了水桶，提出當院裏四面一望，對面是一排小平屋，右邊院子過去是通籬笆門的小土路，牆根下靠着些農具，有兩個長工在那裏削竹片，打盆箍，左邊是一塊空地，地上亂堆下破屋架磚瓦和灰土垃圾堆，一羣小鷄小鴨在土堆裏低着頭伸長着嘴巴覓食，哼歌兒似的輕輕在嗓眼裏咯咯着，散步似的在灰土旁走來走去，用爪子輕輕扒什麼，又不扒了。桓秀心有所觸，就把牠們看了一會。

一個長工叫起來說：『三娘，要打水麼？』

桓秀吃了一驚，三娘的名字好新鮮又好生疎。她望那中年長工點點頭。

長工用手一指，說：『那屋架子過去就是。就在那平屋頭邊。』

桓秀挑着水桶走過去，轉過平屋的角，果然有一口石欄井，井邊有個高高男人在洗腳，她倒抽了一口涼氣，心想：『這個人真不怕冷！』

那人聽見有人來，抬頭一望，桓秀驚了一大跳，心裏撲通撲通的，直想：『是你呀？』她再看他的腿果然是那麼粗，那麼多毛的，並且凍得通紅了。

小雞聽見人聲都咯咯的走攏來，好像來訪問什麼的。桓秀站在那裏，呆了。

那男人却自然的說：『三娘，要打水麼？』

桓秀像醒了似的說：『是的。』

那高男人說：『我跟三娘幫忙吧？』

桓秀說：『不消得。』那男人便各自擦完腿走了。

春季裏在那一帶常常多雨，雨一下總是論月計算時間的。加以地方原是一塊盆地，大部分都是舊日湖沼的淤積區，陰寒潮濕恆比任何季節都使人更不舒服，有舊病的總是怕過春天，特別春夏換季的時候。

三郎把冬天度過去了。但是春天一來，他的病也回來了，咳嗽又帶起血來，天天都要躺在床上。桓秀整天的陪着他，幾乎是不能走動一步。夜裏她不能睡，因為病人

常常是失眠的，要她醒着陪他。三爹爲了心疼兒子的病，久已不能留心桓秀的大眼睛和黑頭髮了，天天打聽好醫生，幾乎每天換一個醫生，叫長工輪番去自己的藥店裏拿藥，免得被人賺了錢去。三媽白日裏就來房中靠牆抄手坐着，對着她兒子傻看，聽見三郎在床上翻來翻去的大聲喊着『媽呀，』『媽呀，』表示他不舒服時，常常驚得手足失措，顫顫抖抖的站起來，兩隻手在身上無所謂的摸着，嘴裏喃喃的說：

『叫我做什麼？叫我做什麼？我無法呀，我有什麼法子呢？』

她的兒子看見，就在床上跳起來，怒氣的喊：『你滾出去！你跟我滾出去。誰要你？』

外屋裏三爹要是在，便要走進來，黑起臉滿屋打照面，最後就用尖銳的眼光釘在她身上示威。

於是她真的戰抖着扶牆抹壁，走回她自己房間去。

夏天來的時候，三郎又好起來了，可以拿根棍子柱着在外面走走。醫生都對三

爹道喜說：

『好了好了，過了這一關，三郎就不會再有病了。總算我們把他從閻王手上搶回來了！』

三爹懂得他們說話的意思。他看着他兒子，他心裏可是明白的。火病入了骨，腰也彎了，背也駝了，這一個春天好像比往年特別狠，特別厲害。他并不肯多給醫生們一個多餘的謝錢。

夏天向秋天去時，果然三郎的病又反了。這一反就沒有能夠起床。病人越來越躁急，咒罵着許多人，特別是桓秀，掙扎着由床上起來要打她，桓秀起先躲開，他就望着外屋裏嘶聲音叫起『爹』來。桓秀只得賭着嘴，背着臉，連忙將身子送過去由他打。打不了一兩下，就自己困乏的把手落下來，哭着罵：

『婊子養的！賤屍！你欺我。你不理我。』

桓秀趁他把臉別過去的時候，便咬緊牙齒戟着手指向他狠命的指一下，心裏

願着他早死。她只覺得要是沒有了他，她就可以再出去作事，她可以到禾場上去，到河邊上去，到菜園裏，到竹林裏。她還可以到舊屋柴堆子旁邊坐着，抓一把細米，把小鷄小鴨全引到她腳下來，繞着她的腳咯咯的，喳喳的吃食。並且她會看見井邊那個高高的根生，赤着黑紅的胸脯在那裏洗腳，洗他多毛的腿。她已經許久沒看見他了。自從開春以來，三郎的病無論好好壞壞，總是要她分擔，他無論作什麼都要她，到那裏都要她陪着，弄得她像坐牢一樣。

小陽春還沒來以前，十八歲的桓秀果然就如了她的願望，變了一個寡婦了。別人見了她都覺得她可憐，惟有三爹和她自己的看法是兩樣的。三爹相信是她尅了她的男人，見了她就有氣，暗自盤算要找個人把她賣到城裏去，他自己心對心計算她大約能值多少錢。她還只有十八歲，人樣子不醜，小腳，不多說話，心裏有算計，賣三四百吊不是難事。只是一層難了他。他劉三爹要說賣媳婦，不是把聲名都丟完了麼，別說賣，就是再嫁也是很不好聽的，他還得想好法子。

桓秀自己覺得像出了籠的鳥一樣。她不曉得作寡婦對於她是什麼意義，有什麼罪過。把三郎送下了土以後，她就忙着收拾她的房間，把許多被褥床單衣服帳子抱到河下去洗。在那裏她和從前那些女孩子們見面仍然親親熱熱的。女孩子們向她打聽她丈夫死的情形，她縐縐眉，也講些給她們聽，但是講不幾句，就停止了，說：

『我不講了。討厭的事。』

大家都可憐她，依了她。她洗完東西提回家在舊屋架上晾起來，晾完自己趕着就去挑水，挖菜，或者挖筍苗。場上打禾曬穀的時候，她總是第一個到場，最後一個收工。她工作得比別人有勁，曬起穀來，她一天幾次拿着扒子去禾場上扒穀粒，粗活細活她都作。特別是根生在場的事，她作得分外高興，因此三爹又喜歡起來。常常站在禾場旁邊看他們工作。他守着桓秀臉上一天天染上了康健的紅色，臉頰油潤的紅滿起來，黑頭髮在太陽光底下一閃一閃，像烏金飛滿了頭一樣，他覺得這女孩子很要緊起來，自己說給自己聽：

『唔，是好人手，是好頭面。』

桓秀看見他對自己笑得漸漸多起來，又更大膽了一些。她明白自己的事情作得好，却沒想到別的上面去。她只有一條心，她看根生。現在他們在一起的機會已經多了。冬天裏除了下麥種和上城以外，根生不大出去。很多家裏事都要他作，像砍竹、剝筍、打篾籃、箍桶、紮柴把這些事，他們常是在一起的，根生告訴她他還沒有娶親。他也沒有爹媽，只有一個姐姐嫁到紅嘴湖那邊去了。丈夫窮得連自己都養不活，所以他要幫他姐姐一些。除此以外，他就是一個光人。他已經積了有點錢，想將來自己買幾畝水田，買一條牛，弄個家，自己過日子。

一天，他們兩人都沿着河岸走着。他挑着穀子在前面，她在後面拿着一條棍，牽了牛在跟着，他們是向碾槽上去的。他們一面走，一面談着，根生說：

『三爹算錢算得精，前年我下鄉挑穀遭蛇咬了，病了一兩個月，三爹就扣工錢，一點事就扣錢，要不然，我現在就有了上二百吊錢了。』

『二百吊錢買幾畝田？』

『如今田貴，好水田不過買得畝把子。』

『畝把田，兩個人種就夠吃了。』

『除非還有點錢糶豆子。今年黃豆便宜，出年就要漲一倍。』

『漲那麼多？』

『出外洋的，外國人收。』

『依我說，不如餵小豬，明年養幾個豬仔子就是對本利……』

他們走到了碾上了。根生把穀子倒在槽裏，又把牛蓋上眼睛，繫上橫架，便候桓秀坐上橫架去。

桓秀却不坐上去。她站在他對面還是問：

『養豬仔子不是好？』

根生看着她想了一想，說：

『好，養豬也是對本生意。』

桓秀高興的說：『我們還餵雞，餵……』忽然她臉紅起來，記起自己說溜了嘴。根生把她從頭看到腳，看見她頭上繫着一塊白布，在一大盤烏黑的髻子那兒紮起一隻大白蝴蝶樣的結。灰布襖，青布褲，攔腰細細紮着一根白布帶，只有一張臉是像才開放的紅山茶，又滿又嫩。膀子圓實的露了半截在外面，好像一捏牠就會彈起來的。她的嘴像一簇紅沙果，都透明了。

他看了一會，又四野望望，然後他說：

『你坐上去。』這句話聲口熟得像親人。桓秀抬起眼烏溜的望他，忽然她眼睛裏發起光來，淚水聚集了；顫動了，一大顆眼淚落下來了。根生把她拉了一把，又趕緊放手，不自然的說：

『你不坐上去，人家來了會看見的。』

桓秀忙忙把眼淚擦去，說：

「根生。」

「嗯。」

「他們都說我應該走。」

「怎麼走？」

桓秀沒有話說，過一會，她憂鬱的說：

「這裏也不是我的家呵，我就沒有家。」

根生看着她，過了好一會，才好像有心着重的說：「你回去。」

桓秀奇異的望着他問：「回那裏去？」

他說：「回你爹媽那裏去，我來取你。」

桓秀臉上光彩起來，很親熱的看他，看他，一時她別過頭去，看着河岸下流得很慢的清澄得像結了冰的河水，那河水到了冬天好像乾淨得一點蘊藏的希望都沒有了的。她又憂愁了，她說：

「根生。」

「嗯。」

「我愁你沒有錢，我的幾個壓箱錢都被死鬼拿走了，我的首飾也被三爹收回去了，我是什麼都沒有了的，就只這一點。」

她拔下頭上一根翠藍銀簪子給他看。

根生搖頭說：「我有一百六十多吊錢，再過一年，一個錢都不用，再有點外水，就有了三四百了，我就來取你。」

桓秀又說：「那我就來餵母猪，我自己餵，我把這根簪子賣了，買小囉囉餵，明年我也有錢了。」

根生說：「呃，你今年買小囉囉，明年還是「半造子」，賣不了多錢的。你買個「造子。」明年就是大母猪，賣了老的還有小的。」

桓秀笑起來，說：「還是你想得好。」

根生忙止住她說：『你這樣笑，聽見了該死。』

桓秀把河邊路上一望，忽然她的臉慘白了起來，她說：

『根生，快來碾穀，』說完，她快快坐上碾架去。把棍子的一端放在槽裏，好攪動被碾的穀粒。

根生一面趕着牛走，使碾架轉動起來，一面回頭朝河岸道上望，轉過頭，三爹已經走到了他們跟前。黑着一張臉，一隻手背在後面，像是藏了什麼武器，另一隻手拿着長烟袋，烟袋上桓秀作的大紅緞子繡花荷包不安的擺動着。

三爹走進前，很世故的笑着問：

『碾了幾斗穀了？』

桓秀不作聲。根生支吾的道：『剛來呢，還只開頭。』

三爹抬頭看看太陽。說：『太陽都晒上了屋脊樑，你還說剛來。十吊錢一個月的工，一天三百多錢。你丟一個早上，就丟了我一百多錢。你是在打我的主意？』

根生低下頭，只管掃着碾槽旁邊的穀，嘴裏說：『我不敢那樣不講良心，三爹。我來三爹跟前這幾年，三爹總曉得我。』

三爹哼了一聲，說：『要不然我還用你！』說時馬上轉頭對桓秀說：『你回去，你媽正在找你有事。』

桓秀巴不得走開，忙溜下碾子來朝家裏走。三爹惡眼釘了一下她的背影，也轉身。臨行前對根生說：

『你等着，我叫二娘來看碾。』說完，他就跟了桓秀走轉去。他幾步就趕上了桓秀，但並不走上她前，或與她齊肩走，只在幾步後面跟着，守着她的步子走，也不招呼她，也不作聲，桓秀聽見他的脚步聲不緊不慢的在後，就像一隻狼跟着一隻山羊一樣，覺得他的眼睛像鈎子一樣挖着她的背心，心裏怕得很，走路幾乎像跑似的。很快就到了家裏。

桓秀要往廚房裏走，三爹却喝住了她，叫她站住，他自己走去廚房裏吩咐二媳

婦去碾穀。看着她走了，才轉身喝着桓秀道：

『到你自已房裏去！』

跟着他又把他的大丫頭也打發出去了，便像一尊雷公樣臨到桓秀那間黑黑的後房裏來，兩眼盯着桓秀，順手自己把房門關上。

桓秀扭着雙手發抖的站起來，牙齒咬着下唇，兩眼睜大着，眼珠動也不會一動的看着他。猛不防他像一隻夜狼直撲過去，抓緊桓秀的嘴，就用一條布巾細起來。接着又細起她的手和腳，然後自己站起身，把桓秀提起拋在她床上，捎起一根門杠一言不發就使勁打。他算計着永不讓他的門杠沾着桓秀的頭部，只在她的下身用力。打得桓秀滿床滾騰，嗓子裏面像豬哼，全身一時縮成一團，一時又伸開，頭臉手脚癱攣的在床鋪上死勁磨擦，眼睛紅赤得像血球一樣的朝射在三爹的臉上，好像眼中長了血牙要咬殺他似的。三爹却不理會，只是橫着臉，閉緊嘴唇，雙手舉着那條頂門杠子用全身之力去打，他的整個身子跟着杠子一上一下，好像整個的是一副打人

機器。忽然啪一下，杠子打着床邊，斷了。三爹手裏一震，這才把杠子丟了，屈身喘吁吁就在榻板上坐下來。

屋子裏就這樣沉默了好一會。三爹喘息着，桓秀也喘息着，哼着。

過了一陣，三爹好像休息得夠了，自己站起來，拿一隻杯子從茶壺裏斟出一杯隔夜的濃茶，喝了一口，才又轉過身來，看着癱軟的爬在床上的桓秀，她的被綑的手和腳完全拳縮了起來，瞋着眼像半死的貼在床上。嘴上綑着的白布已經大半滑落下來，她那紅腫了的上唇掀露一點在外面，整個臉都給淚水洗得慘白了，像一片冰凍白菜葉。黑頭髮蓬亂着，有幾縷鬚髮被眼淚打濕了，黑條條的貼在額際和眼角，越顯得那張紋絲不動的臉，青白像死人。她只是極其微弱的呼吸着。

三爹心理有點寒顫，怕她會死。心想假如這女的死了，不是要出大事丟大錢嗎？他邁了一步想過去看看她是否會死，却見桓秀那重重的眼皮震了一震，似乎要睜開。他趕快站回原處，淒的冷笑一下，說：

『還要裝死賣活！看你以後再勾野男人。賤東西！賤貨！什麼人不稱意，你偷到長工頭上去。看你趕在老子面前頑鬼！看你在老子面前頑鬼！老子賠錢養漢，一年一百多吊錢，還要賠上個女的！』他越說越氣，一面說一面走上床邊去，坐在床上，抓住桓秀的頭髮搖着恨恨的說：

『你睜開眼看看老子什麼人？老子什麼人！老子打了一生算盤，今天你叫人打到我頭上來了。你睜開眼，睜開你娘的戾眼！你睜開眼看，老子什麼地方不稱你，你趕少年。』說完他就抱着桓秀色情的搖撼。桓秀駭得和呆了的一樣，一聲也不能響。

到了下午，根生和二娘從碾上回來了。三爹把根生叫到從前三兒子的書房裏去，叫他撥一張凳子坐下來，自己坐在桌子面前和言悅色的問：

『根生，你今年二十幾歲了。』

根生心裏懷着鬼胎，回來沒看見桓秀，又不知究竟有了什麼事，只是忒突忒突的回答：

『二十歲，三爹。』

『正二十歲？年紀不算小了。你老子給你定過親沒有？』

『沒有的。我們窮人那裏就說定親呢？三爹！』

『哎，不是那個話。窮人富人那個不要女人的？手上有幾個錢就該早點弄個人替你做點事，下田上山，她替你跑得一把。』

根生很天真的笑起來說：『那自然好哪，憑三爹的恩典囉。』

三爹狡猾的也笑笑，說：『有倒是有個人，就在我身邊。她在我這裏也在不着了。跟你也好。』

根生喜得即時雙腿跪下，蹦的叩了一個響頭，說：『謝三爹的恩，我們只有來世裏才能報答三爹呢。』

三爹陰惡的看着他的背，咬咬牙，恨不得一脚就把他脊梁踏斷才好。只是他不那樣做，反而馬上笑嘻嘻的站起來，拉着根生的胳膊說：

『哎，起來起來。你在我面前這幾年就跟我的兒子一樣，我不照顧你那個來照顧你？這是我該當的。』

這時根生已經起來了。他垂手綿順的站在旁邊，春風滿臉的聽着三爹講話。聽見三爹問他有沒有幾個錢替女的辦點東西，忙忙高興的答道：

『承三爹的恩，我存了一點錢一百六十多吊。我本來不只這一點點的，我……』他不說三爹扣他錢的事，只說：『年年幫我姐姐一點兒，所以就見得少了。』

三爹說：『你娶個女人總要預備個兩三百吊錢，你曉得我不要你的首飾衣裳，你拿三百吊錢來，我都替你辦了，免得你沒人弄不來囉。——我也不要你一個錢。』根生有些爲難起來。他把藍布棉襖的襖角搓捲着說：『我只有二百六十多吊，我只有……』

三爹轉過身去撈起旱烟管來，刮燃火柴點着烟，背對了根生慢慢的對窗吸着，長長的吐出烟雲來，說：『那你看囉。看你的主意囉。我屋裏的人你是看得熟，認得清

的，看你自已貪不貪哪。」

根生心裏癢癢的把棉襖搓了一會，忽然，他轉到三爹面前去，彎腰說：

「三爹，我還有點首飾，看值幾多？」

三爹的狐狸眼釘眼望他問：「什麼首飾？」

三爹緊跟着問：「那裏來的？」

根生臉紅了，他低頭說：「是一根銀簪子？」

根生的嘴打結了。他喉嚨裏咕噥了幾下才說出口：「是，是我娘給我的。」

三爹長長的哦了一聲說：「你娘給你的很好呀，正好拿來取媳婦。在那裏？」

根生不提防他伸手來要，忙說：「不在我身上，不在我這裏哩。」

三爹又問：「有多少重？」

根生搖頭。

三爹看了他一眼，便說：「好的，就算牠五錢重。如今銀子是十二吊錢一兩，五錢

只合得六吊錢，你還差得遠哪。看有那裏可以幫忙借借的不？」

根生眼又亮起來說：『那樣我就一齊求三爹的恩。三爹免減我一點，我再跟三爹這裏挪動一些。我照樣上三爹的利。』

三爹覺得還是不行。講來講去就算了二百五十二吊，除了根生自己所有的以外，其餘都向三爹借。月利是一分半。三爹說這因為是根生像他的兒子一樣，要不然，他不會這樣照顧他。三爹又和他說了。叫他接了媳婦就不要再當長工了。他要給他幾畝地，叫他領他老婆下鄉去種田。根生也高興的答應，覺得一切都是他的理想。他要自己蓋一個小竹泥房子，搭一個豬圈，心裏商量等桓秀一過來就把銀簪子賣了去買一個『造子』。此外他還要自己做一個小雞籠。叫桓秀天天喂豬喂雞。他算計三爹給他十畝高低不害的好水田種，一畝田收四擔穀，十畝就是四十擔，一年兩季就是八十擔穀，此外還可以種些雜草雜菜，賣乾草，賣糞，得些額外的收穫。八十擔穀還了五十擔給三爹，剩下的三十擔自己少吃省下拿去賣。穀子二十吊錢一擔，賣十

擔就有二百吊錢了。此外他們還有買豬賣雞的錢呢？還有糶黃豆呢？——日子真是太光輝了。

過了十天，根生領着他新娶的老婆下紅嘴湖去了。紅嘴湖是一個水田垆子，幾乎每年淹水，他的姐姐就是這樣破產了的。根生不能不去。三爹說他別處的田都有了人種了，難道說因為他待根生像兒子一樣，就不許別的佃戶吃飯嗎？況且據他說紅嘴湖的的是淤起來的灘，也是好田。根生無法，只得和那個快三十歲了的大丫頭一齊去了。他也沒法子向三爹退回那個大丫頭，說不是他所想的那個人。正如三爹對桓秀講的一樣：

「他敢出爭，他敢！我把我的丫頭配他還是恩典呢。我該要他坐牢，要他的頭！」這是桓秀夜裏侍候得三爹得意的時候，他說的話。根生可沒聽見。根生心裏只是納悶，奇怪，他覺得他上了當了，可是他又說不出口。他要是把他的故事講出去，人家都會笑他不知好歹的，這樣他就只能把對象模糊的不平埋在心裏了。

桓秀在劉家的日子已經是有五個年數了。在三郎死了以後的四年中，在根生走了之後，她的生活成了一串的恐怖，憎恨，黯淡，和希望交縫起來的衲衣。顏色是複雜的，沉悶的，不平的，像是在連綿不斷的秋霖底下累積起來的落葉。牠們綠了，暗青了，紅赭了，黃了，褐了，灰了，黑了，爛了，成了腐藻一樣的顏色了。牠們像是再也找不到自己的聲音和色調了，像是世上所謂已經無望了的一流有過靈魂的生命，而現在不僅別人不能夠從他們的外表領略到一副清明的線條明晰的靈性，就是他們自己在心下安定時，也會摸不清自己究竟是什麼，要作什麼了。他們與別人的見解不同處，就在於他們還抓到了一種不平，心不平，頭不平，手脚不平，他們覺得四肢被倒掛着，一切全不是應有的現象，因此他們懼怕，他們憎惡，他們恨，可是他們又說不出什麼。他們好像總是在尋什麼東西，等候什麼機會，要作一件什麼事情。只是究竟這些是什麼呢？他們也不能知道，或者那完全是看他們的情形來定的。

桓秀就在這樣狀況中過着她每天平凡的日子。她也是在這樣日子裏尋她的

東西。她還是睡在三爹的後房裏，已經有了一個小兒子了，三爹給他起名叫做福兒，三爹說福兒是他的孫子，是三郎遺腹的根苗，所以就叫做福兒。他這樣說自然是沒有人不相信的。因為三爹是有許多田地的正經人，是這一村有名望的人物，那裏會說出假話來呢？有些鄉下蠢漢，有時候也很不識時務的對於三爹這種話發生疑問。過。他們在田裏車水或是割稻時常常向劉家的長工打聽。

『喂，孩子是死人生的嗎？』

『誰知道？』劉家長工就打着哈哈。

『打聽他幹什麼？只要不是我的，不是你的兒子，管他有幾個老子！』

於是劉家長工就說了：『不要說死人活人，兒子老子睡一個女人，不朝外賠就夠本了嘛。』

這樣，田上的人就一齊打哈哈了。

可是女人們的嘴却不那麼乾淨。有些女人還搬起手指頭來數日子。

『來，算算看。十月二十七生的。她的男人幾時死的呀？』

『九月嘛。九月重陽嘛。』

『那裏？九月重陽！八月十五，明明是八月十五。』

『九月重陽，是九月重陽，我屋裏剛蒸蕎麥糕。』

『好，就算九月，頭年九月到第二年十月，我的媽媽！她是養麒麟呵。』

三爹耳朵裏沒聽進這些話，可是他也算好了，他說他的兒子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天上要他歸位，所以給他一個兒子，這兒子也是天上的星官，坐胎十二個月，命主貴人是這樣的。他說他要好好的給他讀書，進洋學堂的。

桓秀自己起初也爲這小兒子的來歷，愁了很久。肚子大起來了時和生孩子之後很久的時期，她都不大敢出門。在家裏她也常是低着頭走路作事。她不敢用眼光去碰任何人的面孔。甚至連三媽，她也不敢看她。她常看見三媽一個人靠在窗底下，望着天咕嚕咕嚕說：

『人家欺負我們，人家欺負我們，這就是欺人嘛。』

她就覺得她是在罵她，自己恨得了不得的輕輕走過去，回到房間裏，關上門，把孩子翻出來在他腿上拍拍幾下子，打得孩子哭了，她又心疼起來，把他抱在懷裏，自己也哭着。

日子一久，旁人的言語和神色都會淡下去的，旁人一淡，三爹自己也就淡下去了，彷彿這些都是已經固定了的，成了形的事，不再新鮮，也不再有毒，無須乎排解和洗刷了的。桓秀的頭也漸漸抬起來了。別人只問她孩子好壞，田上的收成好壞，她也隨着他們只問孩子的好壞，田裏的收成好壞。漸漸的她又彷彿有了什麼東西可尋了。她小心管着她的兒子，兒子一天天長大，一天天結實。常常跟了大人在田地裏跑，一條身子曬成了赤黑色，腿和胳膊都成了精圓壯實，人家捏，捏也捏不起皮來。桓秀想着她兒子，便又會想着以前那個黑赤胸脯的根生，想到他壯實的腿和腿上的毛，她希望他的兒子也會長成那個樣子，並且他將有一大片田。等他長大了，她就要領

着他離開這個家，離開那個日夜不容她心身安逸的三爹，她要和他到他的田裏去。一個人在她自己屋子裏時，她會坐在榻板上讓孩子背靠在胸前，用手心慢慢摸着他的頭髮問：

「福兒，喜不喜歡娘？」

孩子就伸起小手去摸她的下巴，回答說：

「我喜歡。是我的娘娘。我喜歡。」

「長大了，是跟娘是跟爹爹，福兒？」

「跟娘，我跟娘。」

「跟娘，娘沒吃沒喝，爹爹有田哩。」

「我跟我的娘娘，我跟爹爹要田，我長大了我養娘娘。」

「你拿什麼養？」

「我趕牛，吃，吃，喝呵。」他一面說，一面跳着做手勢，對他娘笑着說：「這麼

趕，這麼趕，我就養娘了。」

「那我們住那裏呢？」

「我起屋給娘住，我會。我還養小雞。」

桓秀就抱着他的頭跟他熱熱的親嘴，誇着說：

「好孝順兒子。」過後她就會抱着他，對他的眼深深望着，說：「好兒子，長大了

乖乖的，不要學你爹爹。」

兒子就在娘手裏問：「娘不喜歡爹爹是不是？」

桓秀就把手鬆了，蓋着福兒的嘴，然後自己嘴對着他的耳朵輕輕說：「爹爹是

個大壞人，娘恨他！」一說完，她又怕了，忙又抱着兒子的頭在他耳邊說：「乖兒子，你

不要告訴人，爹爹知道了，打死了娘，你就沒娘了。」

她把她的兒子當成她唯一可信賴唯一明白她的人，這樣對他談自己的心事，

把一切希望都寄在他的身上。

一天，三爹叫桓秀替他收拾幾件衣服打一隻包，他有點事要上城裏去住兩天。桓秀問他幾時回來。他說：

『不會多日子的。朱大福雜糧行裏去一下，再到陳五爹那裏去打聽點省裏的事，少則兩天，多則三天……』

桓秀說：『三爹上回說的，五爹那裏那個頭繩子衣裳……』

三爹說：『哎，那是幾時我說的？算起來足足有，我看，一個月另兩天。你還把牠記住，只想打老子的算盤。』

桓秀默然半晌，才說：『不是的。』

三爹翻了她一眼，說：『不是的是什麼？』

桓秀轉過頭去，想去開大櫥門，三爹叫住她說：『問你是什麼，你像沒聽見的，鬼頭鬼腦。』

桓秀站住了，只是並不轉過面來，她低着頭說：『不是的，是，是福兒要件衣裳。』

三爹哼了一聲說：『口口聲聲不是的，不是的。福兒衣裳你不會做？有紗有布機，有棉花，有針有線，你做娘的不做，平白又要買城裏東西，還要頭繩子的。城裏東西講洋錢，你曉得城裏東西貴到怎麼樣？』

他這樣說時，桓秀已經站在櫥櫃前面，替他拿衣服。她把一張四角黏了福字花扣白線的毛藍布包袱攤在床上，走來走去的把三爹衣服抱去放在包袱中間，一句話也不再響了。

三爹看着她的背影很靈動的扭轉着，心裏覺得這女孩子原是可愛的。只是怎麼老是悶頭悶腦，一句話不合就不響了。他覺得有氣起來，又說：

『又來使氣，一句話不合又使氣。不要惹起了老子。哼！老子算進不算出，你好生點。』

桓秀知道這些話會引出什麼下文，只得轉身對他一笑，說：『三爹不要見氣。福兒是三爹的骨血，三爹還不會照應他？』

三爹這才邁步朝窗口走去，一面說：『就是怕懶，女的就是怕懶。樣樣都要買。我老子要是都穿買的東西，幾畝田早就穿完了。』說着他又看桓秀，見她一本正經的彎腰在床上包衣服，才趕快轉身掏出荷包，拿出一堆票子背了桓秀數着。數成十張就摺成一疊，共數了五疊，忽然桓秀從背後走來，輕輕叫聲『三爹！』

三爹一驚，忙抄起票子向荷包裏塞，然後轉頭問：『什麼事？』

桓秀兩隻手摸着一根翠藍銀簪子，說：『三爹看看這根簪子。』

三爹把簪子接過來，用手指稱了稱看有多重，又把簪子拿近眼前，細細看牠的花紋，再把手稱了稱，自言自語說：『有個四五錢重吧。』這句話剛說完，就好像觸起了一件很久以前的事來，他轉面看桓秀溫和的問：

『那個給你的？』

『我娘。』

『你娘？你娘跟你賠嫁的東西，我都看見過，那裏來的這根簪子？』

『真是我娘給我的，我嫁過來時帶在身上壓荷包。』

『三爹似信非信的看着簪子，這時候四年前在他的肺病兒子書房裏和根生那一段對話全清清楚楚的記上來。他的記性素來是又尖又利，上了心的事永不會忘記絲毫半點。由那段話他更記起了前前後後的那些事，心裏猛然像給什麼東西暗中打了一拳，上了大當。立時火往上升，好像又想打人的樣子。但是他手上還是拿着那根簪子故意看，他不肯那樣魯莽。他斷定桓秀的話全是假的，這根簪子定從根生手上過來的。只是他不能說。上回碾子上的事，他是暗暗跟着聽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桓秀不能賴。這回他也要抓他一個活的。於是他不看桓秀，只笑笑的把簪子收回荷包裏，說：

『好好，是你娘的，我替你帶着。』

桓秀膽大起來，她走前一步說：『三爹看這值幾錢，要是夠的話，就換了，替福兒把那頭繩子衣裳買一件。好不好？』

三爹冷笑着，嘴上說：『我曉得的，還不得我老子打倒貼。』

他說完這句話，心裏覺得非常惡心，把簪子收好，就把手下還有的零票子給了一張桓秀，說：『這兩天不會有多的開消的，這一吊錢交你就夠得很了，還有多，我回來，你跟我報一筆細帳。』

桓秀答應着把票子接下來。

三爹說是只進城去兩三天，事實上，隔了五六天他還沒有回來，却打發了一個城裏人帶來了話，教桓秀替他再檢幾件袍子馬褂之類的衣服帶去。桓秀照着他所要的辦了，心裏却是狐疑。她問那城裏人三爹幾時回來，那人也未曾說個究竟。

又過了好幾天，三爹從城裏又打發了人回來，給桓秀信還給她帶來了一把鑰匙。桓秀收到了信還未曾請人開讀，三爹已經自己趕到了。他急急跑進來，發現桓秀正坐在他屋裏替福兒帶帽子，桌上放着他帶來的那封信和鑰匙。他連忙把牠們一把抓在手裏，才長長的舒了一口氣，坐在椅上。

福兒看見他回來了，便從他媽手下掙出來，走到他膝前，拍着他的膝蓋問：

『爹爹，我的衣裳呢？』

三爹朝他看了一眼，在他頭上摸了一把說：『呃，你的衣裳？爹爹有事，爹爹明天替你帶回來。』

福兒望了他媽一眼，扭着頭說：『爹爹替我買的，爹爹今天替我帶回來，我要。』

三爹站起來，望着桓秀心不在焉的把手朝裏屋揮着說：

『出去，出去。我有事。』

桓秀從眼角瞥了他一下，知道他要拿他的什麼好東西，便拉着福兒道：

『來，福兒，跟娘去。』

福兒被母親牽着走了。三爹跟着去把她們的門帶上，才從荷包裏摸出那管鑰匙來，自己翻看着，嘴裏自言自語說：『幸虧趕得快，差點悞了事。』說着又把那封信也拿出來自己撕開口，把那張簡短的信掏出來。那張信很明顯是說明鑰匙用處的。

他看了一下臉上滿意的把牠撕成粉屑丟在桌下一堆垃圾裏，又撥些灰土蓋上。然後才自己走到床頭，從床底下拉出一隻半大的箱子來，把牠拖到迎亮的地方打開來，從裏面搬出一隻朱紅描金的長方拜匣，匣上也鎖了一把小銅鎖。他再拿出一把小鑰匙配上去，小銅鎖就開了。匣子裏面原來都是些首飾，金的、銀的，還有些玉的。他從裏面檢出幾對銀鑷子，幾根金挖耳，和幾對金耳環，各樣都就匣子裏拿出一隻白牛骨桿子繫着一枚小銅墜的秤子，秤了一秤，挑着分量輕的每樣拿了一分，自己又每樣用手顛了一顛，說：

『兩金兩銀，看得過去。』過一會又自己嘲笑似的說：『橫豎是要拿回來的嘛。』他把這些東西都拿出來包好，掖在口袋裏，把匣子和箱子依舊鎖好，推回床底靠牆的盡頭去，然後喘吁吁的站起來，叫桓秀打水洗手。

第二天早上三爹又進城去了。這一去，又過了十來天，他回來了。回來時帶來了一個新的城裏打扮的女人，粉白的圓臉，搽了一臉胭脂，烏油閃亮的頭髮梳着一個

S頭，還一邊放了一隻燕尾，插着一根金挖耳。上身穿的翠藍緞子襖兒，底下繫着青華絲葛細摺裙子。還有一對又尖又細的小脚。女人樣子也只有二十來歲，眉梢眼角有許多鄉下人從來少見的做法，就叫做妖氣。她的嘴唇片子很薄，像是伶俐不過的。

三爹歡天喜地的把她領進來，磕頭見祖宗，也不會要她給三媽磕頭，就叫了二娘和桓秀來叫那女人是小娘，要她們帶兒女替她行禮。以後三媽被挪到從前三郎的書房裏去了，那女人就住在桓秀的前面。

桓秀坐在床上哭了半天。才住了哭，靠在床頭欄杆上咬緊了下嘴唇，在想什麼。福兒走了進來，叫：

『娘娘。』

桓秀不答應，只伸手一招，把孩子抱上床來，緊緊貼在胸口抱着，用臉偎着孩子的臉輕輕的抹擦着，眼淚又是一顆一顆落下來，掉在福兒胸口上。福兒用手捧起他娘的臉，用一個小手指尖點着她眼上的淚，自己看了看，說：

「娘，眼淚。」

桓秀把他的手捏住，把牠塞下去。眼淚還是流。

福兒說：「娘，不要哭。」

桓秀捧着福兒的臉，看着他流着淚說：「你曉得娘哭什麼？」

福兒說：「我曉得，爹爹不跟買花衣裳。」

桓秀睜眼望着她的兒子，才記起簪子的事來，她抬頭望着空虛的眼前說：「你

還只這一點；幾時望得你大……」說着眼淚更多了。

福兒說：「我會大起來的。我大了我自己買衣服，我還跟我娘買。」

桓秀不流眼淚了。她抱着福兒親了一下，說：「好兒子，跟娘掙氣！」

事實上，桓秀的日子是越來越難了。三爹不但是不喜歡她，連孩子也不喜歡了。

孩子和他要過花衣裳，挨過他的打罵，新來的女人也似乎不許孩子接近他，孩子就躲起人來。三爹說他早就疑惑這孩子不是他劉家的骨血，他要把他趕出去。他的話

有一半是真的。自從看見了那根簪子，他真的是想到孩子就惡心了的。

不久，新來的小娘就傳三爹的命令，叫桓秀帶兒子搬到廚房外面的平屋裏去。他們把二娘和她的兒子送去她男人那裏去了。本來桓秀也是要叫她出去住的。爲她沒有男人，怕人嫌話，說新小娘想獨霸家產，把大郎惹回來吵分家，所以就容她住在那三間小平屋裏。她白日裏作着廚房裏菜園裏一切的事。新女人是城裏來的，雖然聽說是丫頭出身，他聲言自己不會做過下廚房下地的事，不能幫她。二娘是走了，三媽呢，近來越過越不濟，只坐在屋子裏手憑空發抖，連霉豆子這些事都要桓秀管了。桓秀白天累得要死，晚上不是流眼淚，就是咬嘴唇發恨，有時睜眼望到天明，總像在那裏等什麼，望什麼。

有一天，又是一個冬天的早晨。桓秀把早上的粥燒好了帶着兒子，出去碾穀。福兒在前面跳着走，一個長工挑着穀同了她順河沿走下去，沿路也是說起話來。那長工忽然問：

『三娘還記得根生嗎？』

『根生？』桓秀驚得站住了，一會又朝前走着。

『是的，根生三娘忘記了嗎？那高高的小伙子，赤黑的胸脯子，冬天裏都在井上洗脚的那個長工，三娘不記得？』

桓秀無氣力的說：『記得的。』

『他不是很久沒來過了嗎？』

『好幾年不看見他了。』

『又壯又結實的小伙子，三爹還配他個親，把他幾畝田種，頭一年還來上過租，後來三爹叫他就近到藥鋪裏二郎那裏去上，不許他到這邊來了。』

桓秀『哦』了一聲，還是沒氣力講什麼，只輕輕問：『後來呢？』

他們已經到了碾上了。福兒自己跑開玩去。那長工一面架碾，一面說：

『本來他那幾畝田也就是紅嘴湖的田，紅嘴湖是水隈子，那一年有收成？他在

二郎那邊上租，二郎又不講情，少一顆穀子都不依，生生的把個人磨死了。」

桓秀臉慘白了。她慢得和要斷氣似的說：「死了麼？」

「不，不是他死了呵。聽說他的女人生了場大病，快死了。」

桓秀嘆了口氣。她坐上碾去，碾子轉動起來，她有眼無神的望着天邊，想着過去，想着現在，想着將來，好像連一個世界全忘了的樣子。她想着根生講的那些話，那塊田，那條牛，那條『造子』和小鷄小鴨，忽然她叫起來：

「福兒！福兒呢？」她四面望慌張的望。

長工朝遠處望了望，說：「在河堤上挖土呢。」

桓秀又自己思索起來。她的心也像她手上那一根棍子圍了那一圈盛滿了穀子的碾槽轉着轉着，像是有意，又像是無意，像是有望，又像是無望。半晌她問：

「他現在怎樣了呢？」

「誰？根生？」

「是呀，根生。」

「前多時在場上看見他，他磨得瘦完了。欠了三爹兩年的租子，二郎告訴他，說要收他的田。」

「田都不准他種了麼？」

「可不是？不交租子，聽說他結親還欠了三爹一筆債，也未清。怕要送他到縣裏去。」

「送縣？他犯了什麼罪要送他縣——爲人就這樣狠心！」她說到最後一句，幾乎是連牙齒都咬上了。

那長工嘆了口氣，說：「三爹就這點地方……根生真是，那點冒犯了呢？我是說閒話，三娘看承我，千萬不要告訴三爹。三爹待人向來是挺好的，這是二郎，是二郎。」

桓秀鼻子硬硬的笑了一聲。又向他打聽根生的事。那長工告訴她，根生叫他看候三娘，問三娘好不好？又說有好久沒看見他了，不知他女人怎樣了，也不知他自己

怎樣。他說照他看，根生跟他的女人沒有過過好日子，女的是氣病了的。根生起初也替她抓藥吃，後來藥也沒錢抓了……

他們這樣說着，碾子繼續轉着，好像一輩子也不會完了的，桓秀整個心都沉在根生身上去了，她幾年來的整個心都被攪起來，循着他這一條槽轉來轉去。她心裏是苦，是酸，是辣，是仇恨，她望着碾槽，一句話也不能多說。

正是這時候，遠處忽然有人叫起來：

『誰家的孩子呀！誰家的孩子……』

桓秀猛的一驚，跳下碾子來就跑，那長工也跟着順了河沿跑下去。遠遠看見幾個鄉人都朝河灘上跑下來。河旁已經有兩個人在那裏捲褲子，脫棉襖，就撲通跳下水去。桓秀一面跑，一面直着聲音喊：

『福兒！福兒！福兒，你跑到那裏去了！』

四野沒有回聲，只有河旁噤噤喳喳的人們在相互問：『是誰家的？』『是誰家

的？』

不一會，兩個男人從水上出來，拖上來福兒膨脹了的僵硬的小身體，桓秀像獅子樣的撲過去，搶住孩子，撲一下坐在地上，只叫了一聲『兒！』就倒下去了。

桓秀把兒子埋葬了以後，仍然活下去了，她仍然在劉三爹的家裏，包辦一切女工和女主人應作的事務。她比以前更沉默了，她的頸低得更下，她的眼又躲避起人來，特別是躲避三爹。她這樣作，與其說是因為怕三爹，還不如說她是因為怕她那對眼睛，她怕她的眼睛碰着了三爹的眼睛時，會給她帶來什麼意外。她覺得她眼裏常常好熱辛辣，像有刀在裏面攪。假如說她一下看着三爹，眼光裏飛出劍去呢？

三爹告誡家裏人們都少理她，他說她是尅星，誰同她弄得近，誰就會遭凶。不是嗎？他的一個兒子，因為當了這個尅星的丈夫，就給火病鬼纏死了，他的一個孫子也因為當了這尅星鬼的兒子，就平白無故被水鬼捉去了，大家就萬萬不要理她，他自

己的話他完全信爲真實，因此他自己也避着桓秀，好像她真是一個惡鬼一樣。除了有事作得不滿意或以爲桓秀偷懶，把她叫來罵一頓之外，他和她沒有什麼交代。這樣桓秀倒感覺到了安靜。

在桓秀接二連三受打擊的中間，她自己的爹已經死了。桓秀媽守着一點稀薄的產業原想把桓秀接回去過活。可是三爹不肯。他說女兒嫁到了他家就是他家的人，生死打殺都要在他家裏，沒有個回娘家去住的道理。母女兩個自然強不過他，只有兩邊吊着。桓秀媽不時捎點東西過來看看女兒，女兒的悲運愈來愈鎔解她的心，自身的孤獨也使她和女兒更緊更緊的聯繫起來。她爲了女兒的前途着實打算過一陣，也曾私下拿着一些鄉下年青人的姓名年歲走來告訴桓秀，聽她自己打主意。桓秀總是搖頭。

桓秀心裏有主意沒有呢？她是什麼主意呢？就是和她這樣親嬾的媽媽，能不能聽到她的心事呢？這些都是很難答覆的。我們所知道的就是一點。桓秀和那天隨她

一同上碾去的中年長工是很接近的。假如說她還有喜歡同人說話的時候，那麼除了半夜裏和她母親以外，就要數這個長工了。她有意無意的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得和他一起作，以便從他嘴裏聽到許多村上農人們的事。她總是很細心的聽那長工講，講到紅嘴湖的水隈子，紅嘴湖什麼地方決了口，倒了堤，紅嘴湖那家男人給水沖走了，女的做了尼姑，那家女的生兒子死了，男的打了流，聽來聽去，她就聽到了根生。

她的身體還年青，眼睛也年青，嘴也年青，心更是年青的。黃昏裏她聽見老鴉叫着老老小小一齊回巢時，她就揮淚想着她兒子的那一小塊荒土，但是一到太陽紅紅的圓臉由地面上笑嘻嘻爬上來時，她的心上就生起津液來，她就起來抓一把小米走到井邊去，坐在井欄上，小聲音咯咯的喚着雞，於是小雞都擺着尾巴噉噉咯咯的奔到她腳下來了。她一面撒着米，一面想着那個高高的赤黑胸脯的農人正在她背後洗他多毛的腿腳，她迷迷的想：『他會來的，他會來的。』

空白页

黃霉村的故事

趙舜英是我們街坊上最苦惱的女人——這是據她自己的言語。論理，苦惱人是只會心裏煩惱，手上却不會作出什麼事來的，可是，這個趙舜英却又兩樣。誰也想不到，真的，誰也是夢不到的，她在前天晚上居然抓起一把菜刀，砍死了三條性命，並且，其中還有一條小命，那條小命，根據我家王媽的話，真是從來也沒會得罪過她，從來就是像一條小蟲樣的爬着，在她的脚指縫裏過日子的呀。

天底下的事太難說了。

趙舜英作了這件事，對於我們這死洋活氣的黃霉村倒算是盡了一場功德。首先，我家的王媽就跳起來了。她急着要去看新聞，連我們吃完了飯的飯碗也不洗，便

鑽到隔壁院子裏去了。誰知那院子早已像填鴨一樣的裝滿了人。大家都拚命的把胳膊和腿架起來霸住自己的看台，王媽若不是跟着一個巡捕的屁股後面，就休想拱進去。就是那些巡捕也很難得抓着這件血把戲的機會來顯顯他們的身份和威風。他們都橫眉豎目把張臉挖得和埋人坑似的陰惡，隨意用短棍子敲那些看客們的腿，也隨意的抓着一些所謂有關係的人來駭呼幾句，叫那些人越發對法律膽小，對警憲失魂。看客們一方面盡量驚奇的看着三具無抵抗的碎爛死屍議論着，一方面又鑒賞那些關係份子的慘白臉，發抖的眉毛，他們全覺得自己的仁慈和善良是偉大得可驚。他們彼此交換着驚詫眼光，聽着驗傷警察們報告死屍的傷痕。有的聽成砍了七十一刀，有的聽成砍了六十二刀，有的又聽成砍了七十七刀，他們中間有些人起了爭論。據王媽說她就明明聽見是一十七刀，可偏偏那個殺千刀的劉二一定要說是七十七刀，紅起眼睛釘着她，像他媽那七十七刀是他自己砍的。總而言之，我們黃霉村的街坊，就藉着趙舜英這場血湖功德，像是得到了一個星期假日，像是

各人都在晴明天氣裏出去踏了一回青，跑了一回山，就像那些公事房裏的先生們有了一夜的野外生活一樣。王媽呢，她的感覺又更不同些，照她的話是：她早就想到會有這樣結果的哪，並且她說她估定了這結果一定走不遠，不在今年就在明年。現在果不其然就在今年發生了。

所以王媽把這血事的頭尾講給我們聽時，她多少有些情不自禁的鬆暢，叫我聽了十分不高興。我不願意按她的口氣去寫，好像殺人與被殺全是爲了證明她是一位女先知似的。世上正有許多販賣他人的不幸的人，也有許多人在強姦別人的不幸，我們的王媽我得替她的來生作想一下。

三年前的夏天裏，有一天，說來巧，那日子恰恰和趙舜英今年殺人的日子是同一天，隔壁院兒裏陳二奶奶（趙舜英）無緣無故整過院兒串門來了。走進我媽屋裏坐下來就不肯走。我和我媽正要出門去，我素來不耐煩客氣，就說：

『陳二奶奶，我媽要上街買布，明天有人走光明村給我姐姐捎布去，您有事改天談吧。』

陳二奶奶窪得很深的眼睛像夜裏的貓頭鷹似的看着我，她的顴骨子豎起來了，她的眉毛像黑掃帚對我橫着，像我對她有了仇似的，那樣兒真好怕人。

可是她却對我媽笑着說話了，她說：

『老太太，您真福氣好，您小姐將來也是福氣的，將來嫁一個有官有財的好姑爺，可再也不會像我這樣的苦命哪。』

後來王媽告訴我，她那天來正是有苦來向我們訴的。抓我們不着，她就尋着了王媽了。她告訴王媽她男人要把姨太太接了來。一面訴着她自己的苦，一面她就將她的丈夫，丈夫的姨太太，甚至於丈夫的母親全都咒罵了一頓，王媽只是唯唯地聽着。陳二奶奶有本事叫王媽只敢聽，不敢勸，她咒起來她的舌頭像在耍花刀的猴兒，誰若攔她，誰要勸她，她的刀子就要向誰銚去的。她咒着罵着時，她的嘴上簡直就滴

得下血來，她能叫聽的人不敢抬頭看她，像怕沾着她舌上會噴出來的血星子。

就在那天晚上，我們隔壁院兒裏吵架了。在我媽屋子裏就聽見他們那邊嘩啦一下像是摔東西的聲音，接着又是嘩啦一下，我媽的屋子跟他們就只隔着一層土牆呢。我們都猜着是陳二奶奶出事兒哪，或許她在使東西摔她丈夫陳先生。我想着陳先生必是霉頭霉腦的站在屋角上，背着手看窗戶，瞋着空兒朝他翻白眼呢。這時候，我媽屋子外面跑着脚步響。我媽吹着紙枚子老吹不着，急的說：

『這一定是王媽，』她顛顛的站起來叫：『王媽，王媽，』外面已經沒聲影兒了。我媽嘆氣說：『這老媽子就愛多事，一定跑到陳家院兒裏去了。』

到隔壁院兒裏沒聲息了，王媽才走回來。我媽已經睡了，她就走到我房裏來對我學舌。

『可了不得！陳二奶奶跟母獅子似的哪。她抓住陳先生的袖子，手指頭也在陳先生鼻子上，這麼着，這麼着，『你要她來，要她來，要她來當太太！你騙我！你欺我！你叫

婊子來坐在我頭上呀！」

「陳先生急得臉全白哪，直擺手，想擺開他的袖子，像要逃似的。口裏直說：『我也是沒法兒呀，她來了她還是小，你還是大，只有你管她沒她管你的，我不能容她管你。』」

「陳二奶奶那裏聽，她總罵她的。『您沒法，你怎麼沒法？你不會不管她。你不會撻了她嗎？』她什麼王八烏龜都罵出來了。人家陳先生可真苦頭驢兒似的。他不能撻了他家裏那一個呀。家裏那個已經養活了一個小子，一個閨女，都是他陳家的血肉，你趙舜英可幹什麼的？大吹大擂抬進了門，可四五年連屁也沒放一個呀。人家陳先生就捨得小老婆，也捨不了孩子，這可也是人情天理嚶。」

我聽見她這樣囉裏囉嚇，我倒急了。『究竟怎麼樣了的，說呀。別淨發你的議論。』

「您可別急。我這可得慢慢兒來。陳先生可也傻，可別提孩子。他這把孩子一提，陳二奶奶可跳了八丈高，『什麼，孩子！窩子下的野雞野狗你都當是寶貝，是你的兒

子，你的骨血，你欺我不會養，你當我……是你烏龜自己不行哪。」您看，這可是孩子也遭劫。」

我不要聽她這些囉唆了。我說：『你快點兒吧，你告訴我究竟他們怎麼下台的。』

『下台就沒個下台，聽說那一個也是不好惹的。』她冷冷的說。

『不，我問你今晚上怎麼下台的。』

『吵了一頓就結了囉。反正天不怪，地不怪，就怪匪人。陳先生家鄉被佔了，一家人沒處走，不來怎麼着？陳先生的家被搶光了哇，聽說房子也給燒了，連住的地方都沒有。鄉下呢，種地人都逃光了。沒逃的不是死就是拉去當苦工，鄉下就沒人種地，糧食一顆收不到。讓人家不來怎麼也說不過去呀。陳先生就那麼善言善語的哄着，勸着，求着，饒是這樣，陳二奶奶還不依哩。後來陳先生就急了。陳先生就說：

『我只有一條心在你身上。家裏什麼事都由你，她管不着。可是你要是在這樣大難的時候都不肯體貼我，不讓她們出來，安心要她們死，那我也沒法子。社會上的

人看見我丟着老母兒子不養，安心要他們死，誰還肯認我呢？你要這樣，我沒有法子，只有我死，再不，我就只有走掉，我眼不見，心不煩，由你們去！」

「陳先生這樣說着，眼淚就下來哪。就要走。陳二奶奶可靈着呢，她瞅見陳先生半死的樣兒，一出去橫許沒好處，她可就軟下來了——誰知她心裏面上呢？」

我倒覺着有些失望了，我看着燈頭兒懶懶的伸起腰來，我說：

「這樣就完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您可也別說沒什麼了不起，她到底逼着陳先生答應，姨太太來了，永不許陳

先生和她一起呢！」

我對她揚了個白眼，望着她說：「得了。」

陳家的姨太太來了。她進門的那天穿的是一件黑薯綢的旗衫，顏色已經發了黃，綢子上的光都沒有了。衣服看來乾乾淨淨，洗了的摺紋還是很新，可見是特地換

上來的，頸口和大襟上都扣得很緊，很齊，頸子那裏像是擠起了一小塊的皮，她也不肯把那顆扣子鬆開。只見她把個頸子時時一伸一伸，左歪歪，右歪歪，像是很不舒服。却要做出很莊重的樣子。她的眼像是一大一小，眼睛裏泛紅絲，眼圈底下鼓起一圈白腫皮，看出是作事太多了的樣子。她松黃色的臉皮上有一條拱背的彎鼻子和很大的嘴。她左手拉着兒子，右手拉着女兒，後面緊跟着一個縐皮縐臉的老太太。

這一行人走進西屋堂屋裏去的時候，堂屋裏只有一對紅花蠟燭在神案上裊起寸長的黑烟子，自己燒着，土香爐裏插着三根燒得半殘了的殘香，那烟子似有若無的，旁邊還有一碗土灰色的罄子和幾張褪成土褐色了的黃表紙。此外屋子就像死了的。姨太太見了這樣子，她的長臉像更長了些，她牽着孩子回頭望着老太太，又看看在後面提着包袱走進來的陳先生，警着嘴不肯開口。大的兒子有了九歲，看見她媽鼓着紅絲眼睛不講話，就自己也不言語，小的女兒只有四歲，見着紅蠟燭上一跳一跳的火焰，便指着香案叫起來：

『媽媽，燒香，燒香，要磕頭的，磕頭，』說時她自己就跑到地下一張破草蒲團上去跪下來，要磕頭。

她的媽死勁把她一拉，拖到身邊來。老太太把包袱放在一把椅上，自己嘆一口氣，一屁股坐下來，說：

『老二，城裏二奶奶呢？』

陳二先生看見這堂屋冰冷鬼靜，心下很有些忒突忒突的，但是臉上却鎮定着，一面裝着招呼挑夫擔子擔東西進來，一面擦着汗說：

『她在家的，一會就會出來。』說時他就故意大着聲音喊：

『李媽，李媽，請奶奶出來，老太太她們都到了哇。』

堂屋外面有陽沒氣的應了一聲，也不見人照面。陳先生和挑夫們爭爭嚷嚷起來，似乎也不理會。老太太靠在椅子上，叫那四歲的小姑娘到她身邊去，自己用手指頭替她理着亂了的頭髮，叫做劉瑞華的姨太太兀自拉着兒子鼓着眼站在香案那

兒，那兒子望望她，又望望蠟燭頭上頂起來的一長條黑燭花兒，火燄這時變得黯黃了。

一會兒西堂屋外面轉出來了一個紮了褲腳，梳着一個翹尾巴鬻子的大個子女人。她走出來，正眼也沒看見姨太太，便直對陳二先生叫：

『先生，奶奶有點兒不舒服，香紙蠟燭都預備好了，請姨太太先敬神，完了，就上奶奶屋裏去，奶奶這會子不能出來。』

這段話弄得幾個人人都驚了，都改了樣子。陳二先生的臉紅起來，他忙忙亂擺手，亂擺手，意思要那娘姨不說了，進去，他又偷着眼看老太太和姨太太，像怕她們聽見了什麼。老太太把縐紋拉滿了的眼張開來問：

『老二呀，你幾時又接了姨太太，你都不往家裏言語一聲呀？』她慈和的看了她兒子一眼，又嘆着氣說：『世界不好，多一個人多一張嘴的吃喝，你們年青人作事，唉……』她又摸起孩子的頭髮來，並且關切的看看她的媳婦。

最不堪的是劉瑞華。她聽了娘姨的話，也都聽懂了。她的臉立時發黑，她的手和脚都打起戰來，連她的兒子都覺出來了，她自己晃蕩了一晃蕩，像是心裏發抖，站不住了的樣子。她緊緊攥住她兒子的手，把他朝自己身邊拉，好像他是她唯一的倚靠，她眼睛立時漲滿了淚，把兒子看了一眼，恰巧碰見了他兒子的，她心覺得壯了一些。她鼓起紅絲眼睛釘着她丈夫看他說什麼話。可是他沒有說什麼。她看見那娘姨叫也不叫她，便自轉身走出去了，陳二先生又來叫老太太和她敬神。她氣得把陳二先生一推，滿肚子委屈的就沙沙掉下眼淚來說：

「姨太太！毛子的爸爸，誰是姨太太？」她把扣緊了的領子一揚，像表明他莊重的身份似的。

陳先生哭喪着臉的扶着老太太叩了頭，又來拉劉瑞華，她可把手臂一拐。使勁拐掉他的手，哭着嚷道：

「你說說看呀，你倒說誰是姨太太，誰該給誰磕頭？我可受不了這個！騙着我們

娘兒們呀。」

陳先生急得跳脚，只是輕聲急急的說：

「別嚷！別嚷！」

「我要嚷，我偏要嚷，我偏要評評這個理。我替你生了小子，生了閨女，熬到這樣，我可看你對得住孩子嗎……」

她這一聲兒沒完，上屋裏咚一下像是什麼重重的摔在地板上，接着就是尖聲氣的女人嘶叫着暴罵起來。

「什麼××的在我院兒裏鬧！什麼婊子娼婦！要來在老娘手底下吃飯就安分點兒，要不，就滾出去，全給我滾出去！我可不希罕誰的小子，誰的閨女！娼婦精子才養豬養狗迷男人，我這下就容不得豬狗……」跟着又聽見「啞！」的一聲，一轉眼，北屋台階上跳出一個大顴骨，窪眼睛的三十歲女人，穿一件紫色印花綢旗袍，頭髮燙成了滿頭捲子，像是剛由床上起來的一樣，頭髮蓬成了一個爛雞窩似的。她跳到

台階上，紅着眼睛對着西屋罵：『賣弄小子，賣弄閨女！誰不會養？誰要養不會養！一大堆，就趕上我這兒來賣弄，給我滾出去！全給我滾出去！』

這樣一來，局面就像有點下不來台了的情形，老太太扶着女孩子站在堂屋裏，氣得直發抖，陳先生的臉上青一陣，土一陣，背着手面朝牆站着，像是要鑽進牆裏面去的，那女孩子嚇得抱住了祖母的腿，把頭藏在腿中間。九歲的男孩子却儘自抬頭看他的媽，像知道他的媽是最受苦的人似的，他看見他媽青色的瘦臉頰那裏掛着兩行淚水，她的下巴像發冷似的打着哆嗦，他自己慢慢的向他母親靠得更緊一點，口裏輕聲說：

『媽呀，媽，咱們走吧。』

於是那女孩子也抬起頭來半哭的聲音叫：

『媽呀，我怕！咱們回家去，回家吃飯去。』

被稱爲姨太太的人眼淚來得更洶湧了。她咬着牙齒說：

『對，咱們回家去！』於是她抬頭對她的丈夫大聲說：『得，你也別爲難了。既是人家多着咱們，咱們就走，凍死餓死咱們走，走吧，奶奶，咱們走！瞧他們過好日子，瞧她充太太，我睜眼瞧着呢。』

這時陳二奶奶可又從台階上嚷起來了：

『走！給我立刻就走。瞧着，瞧着吧！賣弄孩子，婊子下流下的蛋在我跟前賣弄。滾吧，我還瞧着豬狗狗一齊給我餓死才稱心哪。』

於是『姨太太』就左手拉着男的，右手拉着女的往外衝。可是老太太和陳先生全把她拉住了，老太太又抱起駭得哭了的女孩子，拍着。老太太一面勸着跟她來的媳婦，陳先生可硬着頭皮跑上北屋台階把陳二奶奶拉到屋裏去了。過了一會，北屋裏倒又嗚嗚啦啦哭了起來，陳二奶奶哭得好傷心，一面哭，一面數落着。怨着她丈夫說：

『我……我，我幹嗎呀，我辛辛苦苦給你撐着這個家，到頭來，全是個空，全是人

家的，我……我……我什麼好兒也討不到一個……我；我爲了什麼呀……」

第一場風雨就算這樣結束了的。老太太姨太太們都沒走。陳二奶奶指定了北房外面東邊小跨院兩間下房給她們住。她說西屋要敬神，東屋和南屋都要租人。現在家裏開銷大了，誰都得省着點兒。陳二奶奶說孩子不用上學就在家裏幫着掃掃院子，跑跑小事。她那個老媽子也給開消了。她說家裏有了這麼多閒人，還要用老媽子幹嗎？

姨太太自然是有許多理由反對她的。第一她無論如何，不肯承認她是姨太太。她拉着陳先生發誓，指着老太太做證人，她說她是在前頭太太死了兩年之後扶了正的。其次，第一天晚上，陳先生只在她屋裏坐了半個鐘頭，就給陳二奶奶提着名字連聲不斷的叫過去了，以後就再也不見來過，並且陳二奶奶吩咐老太太的床一定要擺在姨太太的屋裏，兩個人睡在一起。爲了這種不甘忍受的事，姨太太也幾次的鬧着要走，可都走不成。一個人越把自己的生命看得不值價時，他所愛的生命就會

取着反比例的起價。只消我家王媽輕輕的一句：

「鄉下去了，孩子們可吃喝什麼呢？就是野草也割不到一根呀！」

姨太太就能把什麼都吞下去了。這時候，若有陳先生偷偷捎回來的一半尺青布，讓她給孩子作一雙半雙鞋；再若他能把兩串冰糖葫蘆，偷偷兒的塞在她窗台兒上，向她對孩子使個撇嘴，她就很能滿意起來，甚至於有些驕傲，把陳二奶奶的聲威看得不當東西。有時候聽着陳二奶奶罵，她也可以不還嘴；有時候，她會在她罵得半道兒中間，站起來把正扒着的一碗飯，倒在地下，自己朝廚房裏走去。陳二奶奶可更罵：

「糟塌糧食，你難道有的吃兒嗎？」

她就說：「沒吃兒也不是吃你的。我吃我男人的。不吃男人的，也會吃我兒子的，不用你擔心。」她就大搖大擺去洗她的碗。

照我們的新式說法，她正是用一種精神勝利在支持她自己。她無法奈何她的

仇人。她的年紀比陳二奶奶大，雖然陳二奶奶不算漂亮，但是在王媽嘴上形容起來，也頗有些個分寸。

王媽多事的嘴說：『要品品兩個人的人樣兒呢，陳姨太太可也別說，陳二奶奶深深的一對眼睛就比姨太太那紅火眼強。我就愛看她那一對擦得鮮紅的嘴唇，顴骨上的胭脂是太紅了一點兒，再多擦點水粉就好，可也比姨太太那黃種茄子臉兒耀眼呀，來得叫人喜歡。』

據她說：二奶奶穿個花緞長衫，蹬個高跟鞋兒時，從後面看去也夠時樣兒哩，怪不得她迷得住陳先生。至於姨太太，別說漂亮的長衫沒有，就是好一點的短衣服還得改給孩子穿。胭脂花粉，她說已經七八年不見面了。她一天從早上六點起，到晚上十點爲止，總是在粗活裏轉來轉去。下雨天晴她要提籃子上街買菜去，以後是洗米，洗菜，做飯，洗衣服，縫縫補補，掃院子，收收檢檢。她的頭髮常常掉在嘴角旁邊。她的仇人齊齊整整的坐在上屋裏，監視她做這些事，還挑着空兒罵她，在丈夫面前指出她

不體貼丈夫的地方來。比如說：『煤燒得這麼快，不肯好好封爐。爐口留得大，整夜的做着燒，錢可不是你在掙麼？』聽了這些話的陳先生，雖然不言語，心裏可也會有些煩惱的，姨太太有時候看得出來。被仇人壓着幾乎全無機會對丈夫私下說一句話。祖孫三代四個人擠在一間小屋裏，真是連吐氣的地方都沒有。她也無可奈何，她永遠不能要求更好的，她的仇人像一片永不會天亮的黑夜罩緊在她頭上，她決不肯承認這永夜的威力，但是夜的威力却可以要她怎麼作，她就怎麼作。

唯一能刺透黑夜的帳幕，使她偷看到一點光明的就是她的孩子，特別是她的兒子。這兒子雖只有九歲，還不能作什麼，可是他是陳家唯一的根苗。老太太把他當寶貝似的，就爲了這一點，常常怕他吃不飽，把自己的一份兒白飯省着不吃，留給他夜裏消夜。陳先生雖然明裏不敢對他怎樣疼愛，三個銅板兩個銅板可也不斷的給他，讓他買個小蠅蠅籠兒，或兩顆糖。陳二奶奶有時候看見了就會很生氣的察問，甚至把東西沒收，說是糟塌錢，不體貼他老子。這孩子彷彿很敏感的早已跟着他媽認

定了同一個仇人，看見他媽掉眼淚時，就會拍着他媽的腿說：

「媽，別哭，趕我大了就好了的，等我大了就好了。」

姨太太相信她的兒子，她相信兒子是她的，將來她仇人的一切都是她的。

我們的王媽常常讚嘆的說：

「女人總要有兒子呀。一個女人嫁了男人不生兒子，啞着屁股不噓氣兒，白做了場人罷咧。饒你陳二奶奶這麼狠，可怎麼着，都是人家的，都是人家的。」

陳二奶奶真是苦傷了。就在我媽面前，她也哆囉過不止一回。我媽素日不大喜歡陳二奶奶，我也怕她，我們總不招攬她，可是她還是有捉住我們的時候。

那一天，她抱着一根水烟袋過來了，想是見我媽愛抽水烟。她也抽一根紙枚子，圓起嘴唇唸唸吹着，把半個舌尖都吐在嘴唇外面，一根紙枚子被她吹得快要烟消火滅了。

我媽叫我：

「燕兒，儘瞅着笑幹嗎？還不替你陳二奶奶吹吹。」

「呵，那我可不敢當。小姐給我吹紙枚兒呀。太太，您真福氣，又有少爺，又有這麼伶俐的小姐。」

我媽望着我笑，說：「有什麼用？這麼大人，就只會淘氣，還像小孩子一樣。」

陳二奶奶趕緊飛動了她的薄嘴唇，說：

「那您可別說，您可瞧瞧咱們院兒裏那兩個孩子淘氣淘成了什麼了。沒有一點教導，她媽他奶奶全給縱着。院兒裏沒一塊磚不叫他們翻起來哪，土都給他們割去了一層皮了，他爸爸也縱着。我倒是正當名分的媽，我可不能言語一句。我要一言語呀，喝幾張嘴就全上我臉上來哪……」

我媽怕她多說下去，就說：

「孩子們多有些淘氣，你也別太認真了。自己放寬些兒，有的吃有的喝，過日子罷咧。」

陳二奶奶臉上不然起來，可是她不敢說什麼，只說：

「您說得是。我倒是疼着那些孩子，我才管哩。孩子們總得大人管着才能成人，要不，就不如不養，像我是的，乾淨，可她媽就不這麼想。成天賣着屁股似的誇她的兒子，就說我不能養，忖着將來天下全是她的，她有兒子！他爸爸也由着他們，連他也說我不能養。院兒裏就沒個大，沒個小，自己要怎麼着就怎麼着。有孩子的人就這麼狠，您看！」

我們黃霉村愛下雨。要不怎麼會叫牠是個黃霉村呢？到了熱天裏，差不多每天都可以看到雨點兒。有時候，早上還沒睜眼就聽見院子裏唏哩嘩啦下着。天色總是陰陰沉沉的。雲在遠山頭上橫着，灰烏烏的朝天上爬，朝天上推，黑一塊，白一塊，也有帶錫藍色的，封得很緊，一年三百六十天難見幾次青天。等早上嘩嘩的下了一大陣之後，到晌午時分，雲腳就鬆開了，天下乳油油的白亮了些，到下午有時候就能見太

陽光。要是趕早上不下雨時，下午多半就要打傘上街了。常常頭腳在街上走，被太陽烤得出油汗，二腳就有豌豆大的雨顆兒順頭髮滑下來，雨水跟油汗混合在一起，身上跟塗了油麵似的，心裏也是悶生生的，像有蔴繩子在心上搓着，怎麼也不起勁，怎麼也是難受。

這一天，恰恰早起天沒下雨，雲在向四方花着，雲背後有些晃晃的白光散開來，天氣看上來要晴的樣子。

陳二奶奶在屋裏洗着臉。她抹了一臉胰子，把毛巾在臉盆裏按了幾按，拿起來擰乾了，在臉上擦着。聽見院子裏脚步聲響，她低頭從故意弄破了的窗紙洞裏往外看，看見那小女孩子一手拉住她婆婆的衣角，一隻手拿着半條芝蔴糖在嘴裏啃着。她的婆婆端着畚箕和笤帚，向廚房裏走去。

她作了個惡臉，回頭把站在床前，自己正用一根針縫着身上一條褲子的陳先生招了一招。陳先生以為她有什麼話要講，便提着褲子走過來，一面縫，一面問：

『什麼事？』

陳二奶奶朝窗子洞一指，陳先生順她的手張了一張什麼也沒看見，陳二奶奶再伸出那隻拿着口紅的手，伸出一隻中指指着那正向廚房裏走進去的祖孫兩人，簇着她的才塗了一半的紅嘴唇，不肯開口，恐怕把她的紅嘴唇弄壞了。

陳先生瞪目的看着她說：

『是老太太和小蘭子。』

她把眼一橫，也不理陳先生，自去對鏡子塗口紅，陳先生也仍然去縫他的褲子。不一時，陳二奶奶把口紅一丟，兩隻手在臉上摸了兩下，然後兩手對搓着說：

『虧你眼睛不知長在那裏去了。看不見孩子這麼早就拿芝麻糖在吃？』

陳先生出乎意外的『呵』了一聲，像不以爲要緊的說：

『那還是隔壁王媽上日逛廟給買的吧。孩子們小事你不用管牠，養養自己的精神好了。』

陳二奶奶把嘴一撇，說：

『我真不愛管哩，錢又不是我在賺，脹死了孩子也不要我養活，我有什麼不自在？』

陳先生的眉頭苦苦縐起來，但又不知再說什麼好，便搭訕着把褲子縫好，穿上去。這時陳二奶奶可站在櫃子面前發楞。過一會兒，她抬起頭看着天說：

『真悶死人了。這日子叫人怎麼過？』

陳先生心裏實在害怕她會出事，想了一會忽然想起一個好主意來說：

『咦，我想起來了。今天難得天氣好，咱們出去逛逛去，你看怎麼樣？』

陳二奶奶也覺得有些高興，便說：『好呀，那麼就去。』

陳先生忙說：

『咱們還是等吃了早飯，連他們也索性帶着，老太太和我提過就想逛逛，她說

咱們這黃霉村熱鬧。』

陳二奶奶的面孔板長了。她尖利的說：

「什麼熱鬧，紅頭大鬍子差人多罷咧，走差了半步路請她坐洋差館，連話也說不通一句。」

陳先生巴不得她不反對，忙接嘴說：

「管牠呢。我們回頭就告訴她們，叫她們預備。」說時他就拔步往外走。

陳二奶奶轉身把他揪住，說：

「你就這麼忙！你要誰去，你說！」

陳先生望着她打不出主意來，嘴裏支支吾吾的說：

「還不是她們那幾個人嘛，連咱們倆？」他故意把「咱們倆」三個字調得高高的。

陳二奶奶假意的笑一笑，重複着說：

「她們幾個人和咱們倆，」突然她把臉一轉，兩眼釘住陳先生說：

『我知道！你要你的太太，你的老太太，你的少爺，小姐去！你們一家人，我不過是個孤鬼罷咧。』她把眼揉幾揉，一堵氣就坐下哭了。

陳先生慌得勸着說：

『你別急，別哭。我沒有壞心思。你不愛誰去，你自己說吧。』

『我不愛誰去，我可不愛誰去嗎？我能講什麼？講了小孩吵上頭來了。前天我白說一句，我白說那麼大小子，九歲了，連掃個地也掃不乾淨，我白說了這麼一句，瞧吵了多麼久，罵着我狼心狗肺，我說什麼？』

『不管她，你說好了，你不愛誰去，誰就不去。』

『那我可誰也不愛她去，要是我解悶兒，就得是爲着我。』

陳先生聽了這話又覺爲難起來。他想起老太太和他講了幾次想出去走走，兩個孩子也趁着他出門的時候趕上大門外去要他帶他們出去坐大紅汽車，上有樓的車，他都答應過他們了。自從王媽和她們講了上廟的事，她們那一羣誰都心猴着

要出去呢。

陳二奶奶見他悶着嘴不響，便冷笑的說：

『我知道，我知道，我全知道誰是狼心狗肺會迷男人！』

陳先生苦着臉差不多要哭出來的求着說：

『還是讓老太太帶孩子們去去吧，他們跟我求過好些回呢。我們自己去全不理他們，你瞧，這心裏，這心眼裏可有些兒難受哩。』

陳二奶奶把衣服一擺，轉過身去說：

『我不管，剛才要我說，這會子又不依我。要去就去，可別說我欺負老太太，都是你們一邊兒的。』

於是在吃早飯的時候，陳先生硬着頭皮把這場決定宣布了。陳二奶奶在他宣布的時候，把雙筷子柱在飯碗裏。嘴裏慢慢磨着一口飯，聽着他會宣布叫一些什麼人去，以後她才鬆下筷子來，輕輕扒了一口飯，又夾了一塊豆腐放進嘴裏去嚼着。但

是老太太却畏畏蕙蕙的看看陳二奶奶，又看看陳先生，吞吞吐吐的問：

『毛子的媽，她，不去麼？』

陳先生着急的叫聲『媽！』

姨太太劉瑞華却把空飯碗一敲，站起來嘩唧嘩唧的收碗說，『我去幹嗎呀，人家福氣太太老爺逛山呢。』

在姨太太這樣說話的時候，陳先生忽然一口飯噎進了氣管，大聲咳嗽起來，咳，咳，咳，陳二奶奶擔着飯碗，鼓着嘴斜眼釘着他，也不知他是真是假，總算把姨太太的一句話岔過去了。

孩子們聽見說要帶她們出門去，小的一個早已把剩下的半碗飯推開了走下桌去，站在當地裏大聲叫着婆婆，大毛子也忙忙拚命往嘴裏扒飯，把碗中最後一粒飯照例扒完了之後，便也下地去站在他妹子旁邊，一時拉她一把，要她和他一齊出去，一時又推她一下，低聲叫她不要叫，不要吵，賊眉賊眼的時時看看陳二奶奶，好像

怕她會不許他們去似的。一頓飯在鴉雀無聲中結束了。接着就是出門的準備。兩個孩子跟着祖母和母親走回自己的小屋子去東翻西檢了一陣，各人換了一件自以為好看的衣服，跟着大人出來在當院裏等陳二奶奶。

陳二奶奶打扮得紅紅綠綠的走出來，看見那男孩子穿着一套白布短衫褲，女的只是一件紅印花布褂子，小手裏攥住一條大手巾瑟瑟縮縮的望着她，好像一對小奴才。她厭惡的回身對跟在後面的陳先生看了一眼，陳先生的眼光冒過她一直看到小孩們，眼中大有愛憫的神色，見她掉過頭，忙忙把眼光撤回來，露出可憐的不自然。陳二奶奶肚子裏冷笑了一聲，却意外大方的走上前去抓起大毛子的手，對老太太笑一笑說：

『走吧。』

大毛子受寵若驚的被陳二奶奶抓着走，他的母親又耽心又豔羨的目送他們出門。這一羣便在陳二奶奶的指揮之下，上了電車的底層。小孩子們都仰望着車子

的樓上，但都不敢出聲說要上去。

他們所逛的地方並不是廟，只是一所類似大遊戲場的地方，孩子們一到了那地方便都活潑起來。小蘭子叫她婆婆抱起來指指點點，大喊大叫的叫她婆婆看熱鬧，又叫着她哥哥。她的哥哥却一直是被陳二奶奶抓住手，他聽見妹妹叫，心裏熱蓬蓬的就想跑過去，他的小手在陳二奶奶掌心裏顫動，蠕蠕的抽着，想逃出去，但陳二奶奶的手却像鐵銬子一樣，人越動，牠越扣得緊。再動，她便頓的把他手摔一下，鼓起眼叫他別淘氣。孩子只是可憐的看他爸爸一眼，就低下頭去。陳先生便走過來也拉起毛子的另外一隻手，說：

『我來領他吧。』

陳二奶奶翻眼問：

『我帶他不好？你怕我是後娘要把他賣了？』

陳先生只可不言語。他們走過了幾副賣糖的擔子，幾架賣輕氣球洋槍洋兵皮

球的攤子，有些攤子架上掛着紅鬍子，白鬍子的小臉譜。毛子痴痴的對牠們儘望着，彷彿脚下都不會動了的，賣玩具的人見他望着，又故意的拿起個小洋鼓兒來咚的咚衝他敲着，喊着他：

『來呀，來一個呀，小伙計。』

毛子臉興奮得紅起來仰頭看他爸爸，陳先生剛想走過去問問價，陳二奶奶已經拖着毛子轉了灣，毛子跌跌闖闖跟不上她的步子，在地下摔了一交。陳二奶奶像搶火似的拖起他又走。

在一家露天戲台面前，他們停了下來。台上鑼鼓噹噹，有一大羣花臉，紅臉，藍臉，黑臉正在耍着棍子彼此亂打亂跳。跳了一陣，轉到台後去了，好像有一個花臉的給一些人抓住了。一時從台後面轉出來了一面大黃旗子，一個穿黃袍子的人被兩片畫了車輪子的布圍着走出來，嘶着聲音唱些什麼。孩子大人都不感覺興趣，便又走出來。前面一邊是一家玩猴把戲的，另一邊是一堆人圍着兩個唱相思調的女孩子，

在那裏一面唱，一面開頑笑。老太太和孩子們想去看猴兒戲，陳二奶奶却要聽五更調和太陽滿天霞。陳二奶奶說：

『他們要看猴兒戲讓他們去，你可得陪我去聽聽曲子。』

陳先生頹然的說：『那就大家都去聽曲子罷咧。教他們娘兒們自己去看猴兒戲，戲準得丟了。』

於是她們一羣都走到唱曲子的這邊來。女孩子們站在當地裏唱，有一個穿大紅號褂子的白臉小丑，應着她們的調子敲着一片小鑼，不時和她們應和對答着說些下流開心話。老太太是鄉下來的人，看這情形完全不懂，孩子們自己玩着，只有陳二奶奶聽着打哈哈笑得起勁。曲子正唱起了太陽滿天霞。一個女孩子調起尖喉嚨朝天唱着：

『太陽滿天霞呀，

思想那冤家，』

那小丑忙把鑼敲一下，歪着頭兒涎聲答道：

『喂，喂，乖乖的在這兒呀。』

女孩子把一條大紅綢帶綠縵子的手巾對他一揚，又唱道：

『想起了冤家遍身麻，

不記當初話……』

小丑又把鑼敲一下，尖聲答道：

『誰說呀，誰說不記得呀，我是記得滴滴溜溜圓的喲。』他又跑到女孩子面前去做着許多怪動作，惹得場子裏轟然大笑起來，陳二奶奶也盡情的笑，掏出烟捲兒燃上了抽着。

女子又唱：

『調戲小奴家，』

小丑敲着鑼跟在女子背後繞着答道：

『是你送上來呀，這不是我調戲了你了嗎？在座的老鄉親人們都看見了，青天在頭上呵。』

女子回頭對他把脚一蹬，眼一鼓，伸食指頭點了他一點，唱：

『活日來調情，

死日說得明，

說得涼水點明燈

明燈照當頭

涼水澆當頭，

你呀，你呀你呀

抱住了別個娃娃

就把奴家拋背後！

她把脚一頓，嘴一歪，大紅綢汗巾便掩在面上了。場子裏的人一齊拍手叫好起來。陳二奶奶也是笑着拍着，忽然她覺得背後空起來，回頭一看她家人一個人都沒有了。她心裏着慌，忙站起來走出圈子去找，却見他們就在對面猴兒戲那裏圍着一個涼粉擔子在吃涼粉，父子祖孫說說笑笑，跳跳鬧鬧，好不快活。

陳二奶奶筆直衝過去，把陳先生一拖，兇兇的說：『呵，你們倒好！』

陳先生駭了一大跳，把身子一彎，險些沒把一碗涼粉都倒在身上，孩子們都青着臉朝婆婆身邊擠。陳先生把周圍的人看了一眼，小聲音埋怨說：

『瞧你！』忙又改口說：『你也來吃一碗吧。』

陳二奶奶眼紅了，死勁別轉臉說：

『我不要！』

陳先生望着她，她的眼鼓得銅鈴一樣，嘴完全掀起突出，像一個吹壺嘴，兀自硬着脖子扭向別處，不肯看陳先生一眼。陳先生覺得又可怕，又可恨，簡直不知道她是

一種什麼女人。他望了一下，無可奈何的低頭賠笑說：

『好哪，你別生氣得哪，你肚子餓了，我給你去端一碗麵來吧。』

陳二奶奶突的跳轉身，一盆火似的奔着他罵：

『你黑心黑肝的，沒良心種子的東西，你還知道我餓哪，你還管我要吃要喝！你巴不得我死，你巴不得我馬上死給你看，好讓你們一家子稱心……』說着她就哭起來。

這時候，看把戲的和聽小曲兒的索性丟了他們的場面圍擺在姓陳的夫婦跟前來了。陳二奶奶見此情形，更加撒撥打賴的叫罵。老太太拖了一男一女，也蹣跚的走攏來。她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那敏感的毛子却有些明白，他縮在祖母背後，儘拖着他奶奶的手要她不過去。老太太不管他，她仍然擠過去，乜着昏花眼歪了頭看他兒子，小聲音對他說：

『又是怎麼鬧着哪？這四野大外的可叫人家瞧見了笑話。』

陳先生悶着嘴不響。陳二奶奶却接嘴嚷道：

『笑話！我可怕人笑話？寵妾滅妻，捧着孩子踐我的頭，老少一條心。瞧瞧那小子那雙賊骨眼！多狠，恨不能把我吃掉。老少一條心，安心制死我……』

老太太又氣又怕，弩着嘴，抹頭就轉身向外走，自己咕噥咕噥的說：

『這可沒得講的，血口咒孩子，孩子可得罪了誰呀？』

陳二奶奶偏生耳朵尖，全聽見她說什麼，更加吵罵，陳先生看不過，又無法叫她停止，只可自己轉身朝人圈外擠，陳二奶奶並不放鬆，也便大喊大罵的跟在他後面，把手臂僵直的伸出來指點着陳先生的背心又訴又罵。有時她趕到了他的面前，搶到他旁邊，彎過身子扭轉臉釘住陳先生的臉看着質問式的罵，有時她落了後，便拚命的在後面大步趕，摔着手，把聲音嚷得更大，陳先生垂着手低着頭，一聲也不響，只是儘量把臉上放得若無其事的藉以對付兩旁人羣裏的嘲笑，他緊趕緊走，慢趕慢走式的逃着。這場面弄得延長而顯出了單調，人羣的注意接着由稀少而漸漸消散

下來，陳二奶奶自己也好似乏了的，把咒罵漸漸結束，陳先生也把步子放緩了。

在這遊戲場的西北角上，有一家姑子廟。陳先生因為躲着人，不知不覺便把陳二奶奶引到了這塊地方來了。

這姑子廟的建築是我們黃霉村的一種特產。牠是一座二層樓的小白洋房。我們黃霉村的人有時候最懂得黃霉兩字的意思，差不多凡事都講東方為體，西方為用。譬如拜佛拜神是東方祖宗傳下來的，萬萬不可拋棄。不但要蓋廟拜神，神龕不僅要擺在神櫃上，就是灶下門旁，牆角，床頭，樓梯脚下，走廊角，茅房角都可以隨時發現一張紅紙條，一堆香灰和一對燭台。常常在大門外頭靠門框那裏立一個小木龕，龕上還一左一右貼一付尺來長的小紅紙對聯，在龕兒裏多半是一對神男女在那裏過日子。但講到了蓋廟，我們村上人却甚屬維新。村兒裏白面人很多，很神氣，總是派出紅頭棕臉的差人捉了我村民去差館打屁股。他們如此之神氣威風，一味的住在許多白洋樓黃洋樓裏講洋話，過洋日子，村民們原不曉得洋日子是什麼，只是看他

們舒服闊氣得古怪，忍不住羨慕。因此也替自己的神們蓋所洋樓廟洋的應該算是好的。遊戲場裏的這所洋樓廟算是很數一數二的一個。牠的粉是新刷的，耀眼的白。底下一層是四面不透風的牆，上面却一面有二扇百葉窗，窗上也是新油漆的咖啡色。

洋樓廟的山門口正有一對小姑娘子撩起黑道袍騎在石獅子上，彼此對笑着用手拍着背後的石獅當馬來趕牠們走。她們都雍的光頭，在青色的頭皮上加一圈黑色的劉海箍似的尼姑帽，使她們稚嫩的臉露出青色。

兩個小姑娘子看見有人來了，忙一齊跳下來，裝正經的站好。不久她們就認出了是陳二奶奶和陳先生，因為陳二奶奶來她們這裏燒過香的。她們中間有一個就說：

『陳二奶奶來燒香，我去告訴師父去，你可在這兒候着。』說完她轉身進去了。剩下的那一個看見姓陳的夫婦越走越近了，忙合掌帶笑的迎上前去，也是按洋式樣子鞠了一大躬，又撒手來和陳二奶奶握手。但到了陳先生面前，她的小手却

無因無故的縮回去了，並且在青白色的臉上升起了紅霞。陳先生霉頭霉腦的站在陳二奶奶背後，並沒看見。

小姑子正在這兒邀陳二奶奶和陳先生進去，一個年紀大的肥大姑子飄着一件黑色夏布僧裝已經來了。

『陳二奶奶，陳先生，您倆的福氣，逛着哪。』

陳二奶奶認得這姑子叫法慧。她心裏不大願意兜搭，可又不肯讓陳先生很快去找那三個討厭的老幼，便也落得在這兒混混。遂和姑子說着話走進廟裏去。

廟殿上正和一個私家的堂屋差不多。迎面掛的一軸佛像，紅袍金臉，顏色都似乎新加上去的，非常刺目。底下是一張棕紅長案，案前一隻方桌，三尊小佛一字兒排在長案上，香爐、燭台、磬子全順擺在方桌上，那底下垂着一條紅氈桌圍，當地還有一堆爲跪拜用的蒲團。書案的一端擺着一架新式雲石座子的自鳴鐘，另一端是一隻畫了幾條大尾巴金魚的大膽瓶。

姑子們忙亂的就替陳二奶奶點上了香紙蠟燭，請她叩頭。陳二奶奶看着蠟燭上一跳一跳的紅燄，說：

『法師父，我可不燒香。我沒那個福命，燒了也是沒用。』

胖姑子將眼一閃，撇了陳先生一眼，說：

『阿彌陀佛，二奶奶還沒福，還讓誰有福呢？多燒香多有福，早生貴子。』

陳二奶奶心一動，但是她說：

『我頭次燒了香，你許了我，到頭來還是不靈不是？你可別再說生貴子了，我是一輩子的孤鬼！』

法慧望望陳先生，陳先生慌忙對她使顏色。她狡猾的回了他一眼，在陳二奶奶身上打量了片刻，便笑嘻嘻站起來說：

『二奶奶，後面去寬寬衣服去吧，今天天太悶了。』回頭她又吩咐小姑子照呼陳先生，便自己陪了陳二奶奶走進去。

陳二奶奶進去了之後，陳先生自己坐在椅上喝茶。兩個小姑子時時替他敬烟敬水，問着他話兒，他有一句沒一句的答着。他在椅子裏時時坐立不安的亂動，心裏想着老太太和那兩個小孩子們，極想跑出去看看他們。可是陳二奶奶走進去時會經再三的叮囑他等她出來了一塊兒走，她說她進去方便一下就出來。他喝着茶等了好一會，還不見她，又叫小姑子進去催，出來只說還有一會就會來。陳先生在地下吐着口水，又站起來來回走了一會。最後他決定趁着陳二奶奶還沒出來，自己先出去看一看。他叮囑小姑子們不要進去告訴，就自己忙忙走出去。

他順着原路跑到先頭唱小曲兒和玩猴把戲的地方，一路找，一路都不見人。一位老太太攙着兩個小孩兒，一大一小，一男一女，穿什麼衣服，說外路口音，他這樣向人述說，人家都對他搖頭，有的人把手指不着方向的指着，他也跟着到那沒有方向的方向去找。遊戲場的人多到像滿地的沙塵一樣，沙塵裏又像滿是洞眼可以把人吞進去。他處處都瞟見老太婆，也處處碰見孩子，可恰恰沒有他的那三位，他急得心

裏跳跳，一陣陣出大汗。又不敢在外面耽擱太多時間，恐防陳二奶奶會出來找他。他想回去把這事告訴陳二奶奶，她一定也會着急，來幫他一起找，兩個人找起來是很容易的。於是又走回那廟裏去。

一個小姑子坐在廟門口縫着一隻荷包，看見他氣急敗壞的跑回來對他搖着手笑道：

「別着急，別着急，還沒出來呢。」

「還沒出來？怎麼着？你去請。」

「請也請不出來的，在談話。」

「談什麼也得請，你去請，說有要緊事。」

小姑子扁着紅紅的嘴唇笑了一下，就走進去了。

不一會，他聽見了佛廳後面陳二奶奶的哈哈在嘩唧嘩唧響，還有她笑着說話的聲音：

『得，得，你先別沒臉，你可就張了一張嘴罷咧，終不成你能給我裝進肚子裏去？』說時她走了出來，見了陳先生，便把得意笑着的臉收起來，說：

『瞧你這麼着，可有什麼急事咧。』

陳先生見了她的樣子，心冷了半截，只得硬起勁說：『咱們快去找找吧，她娘兒們准丟了。』

陳二奶奶起先也駭了一跳，一轉念，她想——這不是天——便心安志滿的說：『你可是吃飯長大的，幾十歲了，心裏還沒分寸。作夢。』

『真丟了。真的，我一個場子跑全了，也沒找到。』

陳二奶奶說：

『哦，你都去找過了。那還丟得了嗎？』

陳先生揮着袖子急的說：

『走吧，走吧，咱兩人再找找去，你比我眼亮。』

陳二奶奶把頭一瞥，說：

『我不信，那麼大老娘兒們丟得了嗎。』回頭她便招呼老姑子法慧，說：『我家去了，你可記得長上我家串門兒去哪。』一面說一面自己就朝外走。老姑子在後面打拱的送着。陳先生也不言語，在後面跟着，他只要她出去。

到了外面，陳先生看陳二奶奶說：

『往那兒走呀？』

『家去。』

陳先生悶住了。過了一會，他格格的說：

『你就先家去吧。』

『你不送我回去？你要賴在這園子裏幹嗎？』

『我得找找她娘兒們呀。』

『這才是不長窟窿的心呵！那麼大人不早把孩子帶回去了，還等你找。』

陳先生覺得她的話好像有理，但又不放心，便說：

『我還是得找找好。』

陳二奶奶邁步就走，說：

『要找去找吧，找不着可得回家去送走這一門子，別天天在我這兒，倒像是我招着了似的。』

陳先生不得主意的跟着她回了家。却見只有姨太太來開門。姨太太腫着眼看他這一對走進來，心慌的問：

『孩子呢？』

『孩子沒回來麼？』

『沒有呀，老太太也不見，你們是怎麼着？你們把我的孩子……』

『沒有什麼。我再回去！我即刻就回去找去！』陳先生轉身朝外跑。姨太太却一把將他抓住一頭撞去，跳着哭嚷起來：

『你找去，你上閻羅殿找去！你把我孩子！我孩子！你們狼心狗肺呀，把我的兒……』

陳二奶奶從台階上虎的跳轉身，叫：

『你孩子，孩子，誰把你孩子吃了？誰把他們吞了？誰把他們砍了幾塊，下了醃缸？要你這麼號呀？什麼孩子，寶貝，誰不會養，誰不會養一個給你看！下三爛！』

姨太太拋了陳先生，轉頭向陳二奶奶像一匹母牛樣衝去，陳二奶奶跟一聲跌坐在台階上，雙手摸着屁股還來不及，姨太太已經撲在她身上，兩個人扭在一處，彼此咬着，掐着，撕着，把口水噴在彼此的臉上，扯着撕着彼此的頭髮和衣服，彼此都不開口，只沉默的，一心一意的扭打。院子裏很快就集滿了人，嘈雜的有人拉拉扯扯，有人低聲議論，有人在打聽是爲什麼原故。我們王媽也夾在裏面拉，她說幸虧她下死勁把她們拉開，要不，說不定會打出人命來呢。饒這麼着，當陳二奶奶給人家從姨太太身子底下拖出來時，她兀自嘴裏噴着白沫子，青着臉搶去廚房裏抓菜刀。

當兩頭母牛各自坐在地下喘息着的時候，陳先生興興頭頭領着那老少三個跑回來了。一看見家裏的情形，他心裏明白，自己忙走去攙陳二奶奶，兩個孩子都朝了姨太太奔去，把她摟得死緊死緊，像從死牢裏救出來的。老太太也楞楞的站在姨太太旁邊，衆人七嘴八舌的問，她沒頭沒腦的講着她們的來歷。

可是那邊陳二奶奶却扭住了陳先生，又在地下打滾號哭起來。她喊天喊地的叫冤，叫菩薩給她作主。姨太太在地下吧的使勁吐了一口痰，也不再理她，自己爬起來，拉着老太太和孩子們到廚房裏去洗臉。

陳二奶奶喊鬧了一會，倒底也給陳先生拖起來，拉到屋裏去了。

自從這次大吵了以後，陳家院兒裏就常常不斷鬧罵比先頭更加利害。兩個女的自己吵了之後，又各自尋着陳先生吵。一個要陳先生把那外來的幾個人趕下鄉去，一個要陳先生看孩子份上，給她們找房子，讓她們去另住。陳先生那一面都不能答應。他要叫她們下鄉，良心上過不去，親戚朋友會罵他說：『哦，你憐新棄舊，把老娘

孩子都不要，把他們送進虎口裏去呀。也想想你陳家後代香烟靠着誰？你那個姓趙的女人，她能生養嗎？爲人什麼事都可做，唯獨這得罪祖宗的事呀……姆！』但若果聽了姨太太劉瑞華，在外面找房子，陳二奶奶趙舜英準會拿着趕麵杖上門，立逼那房東把房子收回去。事實上，陳先生自從家鄉根基給毀了以後，就靠着在這黃霖村作點小買賣過日子，他從四處收集一些海味像小魷魚、烏魚、海蜇、海帶、大蝦、紫菜之類來賣。連帶還賣些罐頭牛奶之類。起先生意原非常好，雇主多。等沿海漁場都佔去了之後，等經過了幾道手，才轉到他的鋪子裏來時，成本已經貴了差不多一倍。一元一毛錢一斤的小魷魚，如今要兩塊三塊不等。他花多了本錢買來，自然也要提高價錢賣出去，這樣一來他的那些小雇主就只有不吃那些東西，或者少吃了。他的小本生意不免吃起虧來，所以不久以前，在村裏物價一窩風長高的時候，村長下令不許糧食提高價。陳先生不知就裏，不知奶粉也算糧食，偏把牠的價目長起來。這價錢碰着了一位不肯省事的老太太，平素最愛生事。她覺得陳先生故意把奶粉價提高是

欺她，便走去村長那裏告了他一狀。黃霽村原和洋人有極大的淵源，焉有不許，許下這筆狀子的道理？結果是陳先生被罰了好幾百元，也只得忍氣吞聲，有冤沒處訴。現在他也未嘗不想把兩房家眷分開，可是兩筆開銷叫他怎樣支持呢？

所以只有磨着。

近些時來，隔壁吵架常不聽見陳先生的聲音，便是夜裏也安靜些了，我們起先以為陳二奶奶被陳先生感化了呢，過後王媽來說，才知道陳先生現在常常不在家，躲在外面。陳二奶奶呢，也常常在外面跑。我們都嘆息。世上像陳先生這樣的人活着簡直是苦難呵。

離上廟那天差不多有一個月光景，陳家一直都沒大鬧，情形頗寧靜。我們都很奇怪。有一天，我媽坐在床上清理一些舊的繡花東西，託人帶去美國賣。王媽站在旁邊疊着那些金彩雲碧的花片子，有一搭沒一搭的講着話。

忽然聽見隔壁一陣哇啦哇啦的聲音大響起來。我媽縐眉說：

講：

「瞧，剛說她安靜，她就來了。我要不吃虧這是我自己的房子，我準得搬家。」

王媽手裏擎着一塊平金鳳凰胸補子，歪着頭聽，一會兒，她撥過頭來看着我媽

「您聽！太太。這不是鬧，這是在吐什麼呢。」

我媽說：

「隔着一段牆，吐那兒聽得見，你可是耳朵太靈了。」

王媽還歪着頭聽，一時她說：

「要不，咱們外頭牆根下聽去，這可是陳二奶奶。不知又什麼花樣兒。」

我站起來說：

「媽，我跟王媽外面聽聽去。」

我媽嗔着我說：

「得了，見風就是浪，你也跟王媽學多事。」

我頑皮的笑了一下，便跑出去，又把王媽叫出來，站在西牆根下聽。陳二奶奶像是就在院子裏大嘔大吐，支使着她們老太太給倒茶倒水，水還沒喝下去又吐出來，她在哼哼唧唧的吵着要老太太替她找陳先生去。

王媽把我的手一捏，我們走出來，她叫我回屋裏去，她說她過去瞧瞧。過了半天，她回來了。她笑嘻嘻的走進屋裏去，看着我媽有些靦覷的說：

『太太，您猜怎麼着哪，瞧那樣兒，陳二奶奶別真是有了孩子吧。』

我媽看着她將信將疑的問：

『是嗎？——本來那個歲數，也還在得着有孩子。你聽誰說的？』

『我過那院兒去瞅來着。陳二奶奶坐在台階上扯開嘴直吐，人樣兒黃蠟板似的呢。』

我媽說：

『別中了暑，中暑的人就黃蠟板似的。』

王媽笑着說：

「也不疼，也不癢，也不怎麼侮的，就吐。說是有幾天了，還愛個酸，愛個鹹，魚兒葱頭都嫌腥，這不是孩子是什麼？您說是不是？」

我媽望了我一眼說：

「燕兒，你給我斟茶去，別站在這兒。」

我很想聽下去，我媽就不讓我聽。我真奇怪，聽聽懷孩子怕什麼呢。

王媽後來却全盤都告訴了我的。她說陳二奶奶是有了孩子。那一天，她逼着老太太去親戚朋友家把陳先生找回來了，告訴他自己有了孩子。後來陳先生按着她，的話，請了一個她的熟大夫來看。那大夫閉着眼睛坐在床面前把脈，把了一分鐘便站起來舉着袖子恭喜恭喜，說陳二奶奶是要弄璋了。

這件事叫陳家人安靜了也興奮了些時。陳二奶奶天天黃着臉兒頭不梳，面不洗，躺在床上吐呀吐的。想法兒吃東西，一時要酸辣湯，一時要揚州小菜，一時要花兒，

一時要着家鄉裏的燻臘，還特她要自己家作的，買來的她嫌油腥。每隔一個月左右，她的精神便要好些，便要上那遊戲場的姑子廟裏逛逛去。天氣漸漸向涼，她據說因為有了孕格外穿得多，頭上出了汗珠，她還是穿着，她的肚子也慢慢鼓起來了。據王媽說，陳先生從有了這件事以後，除了為作買賣不大出門去了。他雖然是有了孩子的，看見陳二奶奶三十歲不開懷，也未免不起勁，這一次倒是真喜歡，特別因為這樣一來，陳二奶奶不尋人吵架，見了姨太太，也只扁扁嘴唇，翻翻眼，並不真吵，使他可以過點平安日子，他真開心。老太太呢，她倒是無所謂，她有些怕陳二奶奶，現在她又有孕了，老太太知道有孕的人按習慣愛鬧個小皮氣，陳二奶奶却是例外，反而各事都更忍得下了，老太太暗暗詫異，却還是把她的兩個孫子時時護在自己身邊，不讓他們走近陳二奶奶去。老太太覺得陳二奶奶懷孕比人不同。別人不愛吃油葷，陳二奶奶吐過了一二天之後，必要陳先生替她把大肉、雞子、豬肚、豬心的買一大堆來，用醬煮得油膩膩的拌粉吃。姨太太把這一切都看在眼睛裏，總是和老太太在屋裏罵。陳

二奶奶把東西煮好了，就一鍋端進房去，兩個孩子只是把指頭咬在嘴裏，看住陳二奶奶的背影讓涎水如一根絲綢的垂下來，吊在胸前。姨太太見了氣得要死，就一巴掌把他兩人打開，自己又哭一頓。每逢陳二奶奶出去了，姨太太一定要千方百計的去開她的房門，想進去調查。倒馬桶的那裏她也去打聽，問她們看見陳二奶奶的破綻沒有。可是她找不出什麼。有時候，她故意碰碰陳二奶奶的大肚子，害得陳二奶奶抱着肚子罵她。她告訴王媽說，陳二奶奶的肚子是軟的，並且高低不勻，不是圓的，『誰知她肚子裏是什麼？』她冷笑的說。

不管姨太太怎樣譏笑，怎樣暗罵，陳二奶奶還是申明她的肚子越來越大了，身子越來越累贅，並且常常還故意叫陳先生出外去住，不要他在家裏睡覺，說是不舒服。陳先生對於懷孕原不知就裏短長，只求家中平安，便什麼都好。姨太太的閑言閑語。他聽了也不贊一辭。

這情形繼續了不知有多少日子。某日，遊戲場佈雲菴的小姑子忽然拿着木魚

走上門來了。她筆直就走進陳二奶奶屋裏去，唧唧咕咕談了半天，說是二月十九送子娘娘生日，老姑子請二奶奶花個佈施。陳二奶奶喜孜孜的笑着打發她去了之後，便叫了老太太說：

『明天是送子娘娘的大壽，我得上廟去隨喜去，夜裏我就不回來了。晚上您可得領着毛子他媽，好好看看門戶，您兒子來了讓他上廟去。』

老太太滿嘴答應。看着陳二奶奶捧着沉重的大肚子走了，自己蹙進廚房裏去。姨太太正在窗下切菜，却沒切，眼望窗外出神，剛才她一定看着陳二奶奶說話來。姨太太進去，她回過頭來，冷笑了一下才又去切她的菜，切不動，刀似乎已經太老了，姨太太拿着她在一隻小瓦鉢上正反磨了幾下，繼續的切菜。老太太看着她又像自言自語的說：

『也不又什麼花樣，懷孩子，懷孩子，沒見個懷孩子會淨上廟的，也不怕得罪菩薩。』

姨太太道：

『您可別怙着。新聞兒多着呢。趕明兒個我上市給您捎一筐來。』說着，一條帶筋的肉又在刀口下滾來滾去，不肯斷，她舉刀在瓦鉢上磨了幾轉，再切也還是切不斷，她舉刀一面剝，一面說：

『這刀也不怎麼着，準得是毛子又使牠劈柴了。』接着自己拿起刀口來正反看看。

老太太忙接嘴說：『這可是沒有的事，毛子可再也沒動過那把刀，倒是我看見上屋裏那個使牠砍骨頭來着。她的力好不大呢，砧子都差點給砍成兩半兒了，還說刀……』

姨太太生氣的把刀一丟，說：『我明日個再買一把來，她要砍骨頭，這新刀可利落。』

下午陳先生回來，老太太把陳二奶奶交代的話說了。看見陳先生疲倦的垂着

眼睛，她十分憐惜的說：

『老二，我瞧你自己先昏昏吧，城裏二奶奶上廟做佛事，也圖個乾淨。毛子他媽，……咱們那屋裏太小，今晚讓她上上屋裏來……我瞅也成。』

姨太太却在廚房裏接嘴說：

『媽，您可老悖惑了。您打量我爭着她的繡花枕頭呢。人家把咱們娘兒們不當人，咱們可得自己抬舉着。毛子他爸，你趁早一步上廟去吧。有得看呢，可別瞞我，可別打量我不知道，我可得瞧瞧誰是送子娘娘，阿彌陀佛，真得罪菩薩。』

陳先生厭煩聽，也不願說什麼，望着老太太只把手揮了一下，叫她走開去。他自己就在院子裏喊毛子和小蘭子來和他們玩。小蘭子抱他腿要他抱，他剛把她抱起來，毛子又拉他的衣服要他帶他出去喝茶。他敷衍的和他們玩着，覺得很自在，很舒服，他覺得孩子們真可愛，他只巴不得一輩子和孩子們在一起。毛子和蘭子也都高興的和他玩，他們把他們元宵節叔叔送的兩隻紅燈籠拿出來，要陳先生替他們買

蠟燭點上。

『紅燈籠，紅燈籠，我給爸爸照亮，』小蘭子跳下地來挑着那紅球燈籠，蹣跚的在院子裏亂跑。毛子撮起嘴『唸，唸，』的在後面追着，於是蘭子哈哈的笑，毛子也笑，又做老虎去嚇她，陳先生也笑，站在旁邊招呼蘭子，時時說：

『毛子慢點，毛子慢點，別跑得累了。』

院子黑下來了。陳先生牽着毛子，老太太抱着蘭子，一齊到跨院小屋裏去坐着，姨太太也在那兒，大家閑話。

正在這時候，佈雲菴裏跑來了一個人，慌忙的就叫陳先生快上廟去。

『說要您馬上就去，可了不得，二奶奶在廟裏養活孩子了。』

陳先生吃一大驚，姨太太却只管冷笑，向老太太使着眼色，彎轉身自己就走回屋裏去了。

陳先生轉身回來穿衣服，自己咕咕的說，『這可是沒有的，污了佛殿，姑子不知

得敲我多少才成。」

姨太太似笑非笑的仍然縫着她的衣服，滿不在意的說：

「你要去嗎？」

「自然得去哪。那裏能不去。」

「……」姨太太笑了一聲，不言語。

陳先生不願招攬她的閑話，自願往外走，姨太太從後面酸酸的說：

「可別替別人當了爸爸就是。」

陳先生也不理，逕自走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來。他高高興興的告訴家裏那不會盼望喜事的一羣，說陳二奶奶果然生了一個小兒子，但是他說不出他像誰。

陳家生兒子的事在他們自然算是一場不小的事，但於我們鄰舍却並無大關係，所以我們只知道陳二奶奶在廟裏住了七天才回家，拖着一個很白很胖的誰也不像的兒子。雖然王媽有時由菜場回來，鬼鬼祟祟說些關於那兒子的新聞，對於那

兒子的來歷她以爲似乎包藏黑暗，恐怕有什麼風暴會從那裏爆發出來，我們却懶得去打聽。做了個不能移動的鄰人，我們不能不把良心放寬大溫柔一些，只求隔壁不出事情。彷彿一打聽就有膿包要被刺破似的。

只是這膿包恰巧就在上星期五被刺破了，到今天恰恰是牠的週七，離殺人的那個晚上是四天工夫。

那天晚上，陳家把宅門關得鐵緊，不許一個外人走進她家去，連王媽都沒擠得進去呢！而她們自己却關了一男一女兩名外人在家裏大吵。王媽那裏熬得住？她就掇了一張方桌，搭上一條樓梯爬上那條短院牆去，騎牆一下坐着。我站在地下，看見她在和那院兒裏的誰打手勢拉手，又掩着嘴笑，一會兒她就下到那院兒裏去了。我十分想學她，可是我媽老在屋裏咕噪着叫我，我只得進屋裏去。

隔壁大吵小吵的鬧了幾乎一夜。他們的四圍院牆爬滿人，四鄰沒有一個不議論着，說陳家的在廟裏生的孩子出岔了，親爺親娘討上了門。但全段故事還是王媽

講給我們聽的。

據說這場生命的產生完全是一樁買賣。生兒子的人是佈雲菴的姑子介紹的，買兒子的也是聽着姑子的主意。那夫婦兩人原是挑擔上市在菜場賣菜的。已經養過了三個孩子，可是一個都不會留下，都死去了。夫婦兩人不知道究竟是自己的行為在那一點上有錯，得罪了送子娘娘，決定用賄賂的方法，不求神的正直，只求恩典。在第四胎孩子進了女人肚子時，他們便拚命花着積蓄在佈雲菴燒香，這使那個法慧看動了心。據說她就替陳二奶奶向那兩個鄉下人預約他們肚子裏的胎兒。兩個人最初不肯，但法慧答應他們，只要他們不領回去，他們可以常常去看孩子的。他們才轉了念頭，以為自己還會生養得很，並且得一大筆錢更可以多賄賂神，前途兒子不會沒有，便答應了這場買賣，現錢現貨，到時候，陳二奶奶去廟裏過手。這件事從頭到尾都進行得像很順利，除了賣菜娘子在菜市，愛談話，她向人家誇獎她的肚子，說牠會生孩子，孩子還沒養出來就能賺錢了。

這天晚上，夫婦兩人走上門來，據說原是來講理的。他們來討帳。講定孩子的時候，說的是二百塊錢，可是他們只收了一百五十元。他們不知從誰把陳二奶奶的住址打聽到了，就很簡單的上了門，還以為他們是來走親戚呢。結果却不，但是陳先生不承認有這回事，連陳二奶奶也緊緊關起房門，咒天罵地說沒有這事，孩子是她自己親養的。

事情總有一個結局。這結局不靠威力便要錢，不是錢便是人情。陳二奶奶雖然會咒罵，會恨，却沒膽子叫警察來用棍，用監牢，她怕把她近一年來的工夫露到公堂上去。陳先生雖想拉他們上公堂，他却已經對那發生問題的孩子冷了心，不知是否替別人當了爸爸。最簡單的辦法是加給那夫婦二人五十元錢。但陳先生對於這一層又躊躇着。

「孩子那一點像我？直是生來就沒一點像我的地方嚳，真難辦。」

「怎麼不像你，一點兒不像你，這鼻子這嘴……」陳二奶奶對陳先生一盆火

的嚷，『這些騙子不過要騙錢，你的錢……』

那賣菜的女人却插嘴了：

『我們是騙子，我們才不是騙子，憑大家看？憑這位奶奶（指抱着胳膊在旁冷笑的姨太太）這位老姐兒（指我們的王媽）們看，憑這滿院的街坊，這孩子一張臉全是我男人的，這，這，這！』

陳先生跟着她的眼睛又看孩子又看男人，越看越像，他心裏糊塗到似有火在烤着，腦袋裏天旋地轉，什麼他都不懂，什麼他都看不清，覺得像有什麼東西在他頭裏面亂撞，他瞎了一聲，伸手就把孩子從陳二奶奶懷裏搶過來，擲給那賣菜女人，揮手嚷道：

『走吧，走吧，還你，還你，我不要了，不要了……』說着他就飛也似的向外逃跑了。

陳二奶奶鬧也沒用，姨太太在旁又冷一聲熱一聲的幫着那賣菜人，結果孩子

還是被賣菜的帶走了。

第四天下午陳先生才回家來，一回家發現家裏還在吵，陳二奶奶舉着半根洋燭站在當地裏罵，姨太太在廚房裏回嘴，毛子用袖子擦着眼淚縮在牆根下，十分痛惜似的摸着他那隻被踐破了的紅紙燈籠，還在哭。老太太在拉他，他不肯走。二奶奶又衝過去用洋燭撞他的臉，罵：

『連你都攔我下不了！你這小鬼兒子。我才四個銅板買一隻，你就給我毀掉，你賠來，賠來，你要不賠，兔崽子！可瞧瞧老娘我是誰。』罵着又打。

陳先生走上去，陳二奶奶就舉半截蠟給他看，罵着說：『我才四個銅板買的，就給我毀了！那個下三爛還不容我言語。』

陳先生接過蠟燭來也不言語，便掏出四個銅板，叫老太太給再買一隻蠟燭來。他聽着兩個女人的對罵，不能插嘴，吃完飯自己又逃出去。

誰也不能預言一個失掉了生活中心絕了希望的暴烈女人的行動。生活所遭

遇的一切不幸在她看來都必有某人某物在那兒負責指使，才能得到解釋，對於陳二奶奶，這人恰恰就是她的生死仇人姨太太和她的兒子。她若不把這迎着她的每一條去路收下鐵閘的仇人去掉，她怎樣能活下去，究竟在她看來，這些人活着爲了什麼？不都是爲的害她？

當天晚上，據說陳家同院人被呼叫打鬧聲音驚醒時，陳二奶奶正在姨太太屋裏（她是輕易不去的），兇煞似的舉着新買來的菜刀對了那已經脫了衣服的姨太太亂砍，又據說老太太是血淋淋的躺在炕邊地下，毛子橫在炕上，腦瓜子的血正在流。

結果這黃霉村就出了這樁三條命的命案。

有版權

桓秀外傳

楊剛作

實價壹元三角

發行

吳文林

出版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

印刷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七集

共六十冊

馬	蘭	蘆	信	方令孺
長篇	長篇	焚	散文	散文
運	白平階	兩	景	方敬
短篇	文	晦	散文	柯靈
湖	叔	狗	散文	巴金
畔	統照	咀華二集	批評	李健吾
短篇	楊剛	小城故事	戲劇	袁俊
華亭鶴	斬以	北京人	戲劇	曹禺
短篇	繆崇羣	北京人	戲劇	曹禺
桓秀外傳	吳伯蕭	北方	詩集	艾青
短篇	羽	書	散文	
流	石屏隨筆	書	散文	
短篇	散文	書	散文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

我們編輯這一部文學叢刊，並

沒有什麼大的野心。我們既不敢擯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騙讀者，也沒有膽量出一套國語文範本貽誤青年。我們這部小小的叢書雖然也包括文學的各部門，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編者也不是文壇上的聞人。不過我們可以給讀者擔保的，就是這叢刊裏面沒有一本使讀者讀了一遍就不要再讀的書。而在定價方面我們也力求廉低，使貧寒的讀者都可購買。我們不談文化，我們也不想賺錢。然而，我們的文學叢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編選謹嚴，內容充實，印刷精良，定價低廉。第一二三四五集各書均已出版，第六集自廿九年三月起陸續出版。

第二集

秋花 卞 以 長篇小說

江上 蕭軍 短篇小說集

土餅 沙汀 短篇小說集

谷 蘆焚 短篇小說集

憂鬱的歌 荒煤 短篇小說集

多產集 周文 短篇小說集

崖邊 柏山 短篇小說集

鎊砂 蔣牧良 短篇小說集

生底煩擾 歐陽山 短篇小說集

海星 陸蠡 散文集

鷹之歌 麗尼 散文集

商市街 卞 吟 散文集

畫夢錄 何其芳 散文集

憶 卞 金 散文集

母親的夢 李健吾 戲劇集

掘金記 畢奐午 詩集

第三集

星 葉紫 長篇小說

栗子 蕭乾 短篇小說集

曼陀羅集 陳白塵 短篇小說集

夜景 艾蕪 短篇小說集

春風 張天翼 短篇小說集

黃沙 卞 以 短篇小說集

達生篇 萬迪鶴 短篇小說集

小巫集 奚如 短篇小說集

髮的故事 卞 金 短篇小說集

印象感想回憶 茅盾 散文集

綠葉底故事 蕭軍 散文集

橋 卞 吟 散文集

銀狐集 卞 李廣田 散文集

咀華集 卞 劉西渭 批評集

日出 曹禺 劇本

運河 臧克家 詩集

第四集

煙苗季周文 長篇小說
 山 經 白文 中篇小說集
 航 線 沙汀 短篇小說集
 里門拾記 蘆焚 短篇小說集
 小魏的江山 陳白塵 短篇小說集
 夜 工 蔣牧良 短篇小說集
 長江上 荒煤 短篇小說集
 長生塔 巴金 童話集
 嚇美國嗎 尹庚 報告文學
 夜 記 魯迅 散文集
 旅人的心 魯彥 散文集
 崇高的母性 黎烈文 散文集
 白 夜 麗尼 散文集
 廢郵存底 沈從文 書信集
 新學究 李健吾 劇本
 野花與箭 胡風 詩集

第五集

夢之谷 蕭乾 長篇小說
 砂 下 巴金 中篇小說
 憎 恨 端木蕻良 短篇小說集
 苦 難 沙汀 短篇小說集
 牛車上 蕭紅 短篇小說集
 鹽的故事 蹇先艾 短篇小說集
 生人妻 羅淑 短篇小說集
 野鳥集 蘆焚 短篇小說集
 遠天的冰雪 靳以 短篇小說集
 竹 刀 陸蠡 散文
 草原上 劉白羽 短篇小說集
 兒童節 羅洪 短篇小說集
 十月十五日 蕭軍 散文
 原 野 曹禺 劇本
 刻意集 何其芳 散文
 無題草 曹葆華 詩集

第六集

隨糧代徵 白芸窗 長篇小說
 遭 遇 金魁 中篇小說
 秘密的故事 舒羣 中篇小說
 利 娜 巴金 中篇小說
 使 命 李健吾 短篇小說集
 荒 田 濤 短篇小說集
 三月天 屈曲夫 短篇小說集
 魚 汛 宋越 短篇小說集
 貝 殼 莊瑞源 散文
 夏蟲集 繆崇羣 散文
 霧及其它 靳以 散文
 囚 綠 記 陸蠡 散文
 投影集 唐弢 雜文
 沉 淵 林柯 戲劇
 木 廠 柳荻帆 長詩
 江南曲 王統照 詩集

